

美 國 名 將 剪 影

中 外 出 版 社

藏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MG

K837.125.2

4

目錄



3 1764 7614 5

目錄

李海將軍(美國參謀總長).....一

金將軍(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七

馬歇爾將軍(陸軍參謀總長).....一九

麥克阿瑟將軍(西南太平洋同盟國海陸空軍統帥).....二五

尼米茲將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二九

海爾賽將軍(南太平洋海軍司令).....三九

陳納德將軍(美國在華空軍司令).....四九

艾森豪威爾將軍(歐洲戰場美軍司令).....五九

3916 渝 立北平圖書館藏

巴頓將軍(北非戰場美軍司令).....	六九
杜立特將軍(北非美空軍司令).....	八五

李海將軍



李海將軍

美國參謀總長



(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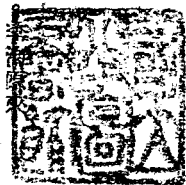
在所謂綏靖時期內，美國前駐法大使李海對維琪外交的成就，是任何人所不及的。

對於大使這個職務沒有多少經驗，也沒有什麼興趣，但是他以鎮定的實事求是的行動，完成了比別人更大的成就。現在我們對法國法西斯蒂的和諧局面已告終止，而在羅斯福總統和那些指揮非洲「小第二戰場」軍事行動的人們之間，佔着關鍵地位的就是李海。

兩年前，羅斯福總統派遣這位海軍大將往法國去的時候，羅斯福給了他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任務——形式簡單，但作起來是使人頭痛的。那個任務就是和貝當作朋友，和他接近，盡可能地時常見他，通過貝當以保證美國政府和維琪可能的長期外交關係。他是怎樣成功的，做過外交工作的人們現在都很有知道。

李海知道自己是潘興將軍的替身。因為外交環境不使他發生興趣，所以他對於大使職務既不尋求，也不渴望。潘興顯然是個適當的人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和貝當是武裝同志，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醫生說這個大使工作對於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過於繁重了，於是六十五歲的比較青年的李海，便代他而被派到維琪去了。

李海與貝當原無一面之緣，但是不久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直到現在，李海還相信貝當是衷心渴望納粹潰敗。因為李海的剛直，以及一種樸實的，水兵式的性格，所以貝當很喜歡和他來往。他們見過許多次面，而且由於他們個人的感情和陸與貝當在維琪政府中的聲望，美國政府能繼續從法國殖民帝國的各地得到詳盡的報告，從而決定如何進佔法屬非洲。



李 海 將 軍

李海實在成功了，軸心宣傳家時常攻擊他，甚至說他統治着這位法國老元帥（指貝當）。不管這話正確與否，總之在他任大使的一年半期間，我們的領事和軍事代表佈滿了法屬非洲，用艦載運食物和供應品並在那裏由我們自己派人去分散，於是和非洲的法國不滿份子建立起最寶貴的關係。倘若我們沒有李海在維琪，這種準備工作絕對不能辦，進兵北非以前的克拉克將軍，對於北非形勢的驚人的觀察也無法進行。

羅斯福總統在最艱險的時期，把李海放到這樣困難的一個地點，而且絕對信任他。那麼他究竟有什麼特色呢？他不是個文質彬彬的外交家，却是個幹練的海軍軍人，他有爽直的個性，長時間的海軍經驗把他執行任務的敏感磨練到保險刀片那樣銳利。第一次大戰時李海便得到羅斯福的崇敬，那時羅斯福任海軍次長，李海是個年青的大尉。那時的友情和相互的敬慕繼續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李海退休以後，羅斯福還從他的腦海卡片目錄中抄出他的老朋友，委他為波多里柯總督。

李海對於波多里柯的政情一點也不知道，而且除去同他的孫子孫女嬉戲以度晚年而外，沒有別的要求。但是他把羅斯福總統的任命當作軍令一樣接受下來。現在波多里柯人給他立了一個紀念碑來表示懷念他們最好的總督。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三日他被調往維琪。

李海自己認為他在波多里柯總督任內的政績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成就。這從別的總督所遭遇的困難來看，他說的很有道理。

李海於一八七五年生於伊鄂瓦州，他先入威斯康辛學校，一八九七年在海軍學院畢業。

真也奇怪，他本想到西點軍校當個陸軍軍官的，但是得不到一個空額。所以後來有了一個到安那波里斯去的機會，他就決定去那裏了（他父親是南北戰爭中的一個陸軍大尉，他原是想繼承父遺志的。）結果他當了一個海軍少尉，被派到奧萊剛戰艦上服務，並且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聖地牙哥戰役。他時常把奧萊剛艦長柯拉克大尉視為偉大的海軍英雄。

李海在安那波里斯軍校時，與海軍大將額露爾同班，他也是伊鄂瓦州人。李海和他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很敬佩他。一九三七年他作亞洲艦隊司令時，李海是海軍作戰部長。李海的職務並未影響他們的友情；但是據說額露爾多少有點受屈，因為李海沒有讓他作美國聯合艦隊總司令。可是現在誰還記起那時候美國聯合艦隊總司令的名字呢？倘若額露爾沒有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這幾個動盪的年頭裏指揮遠東艦隊，現在誰還想起額露爾的名字呢？

李海是個率直，豁達，誠懇的人。他不拘泥形式，對於小節不大注意，但是對於重要職務，却非常認真。

去年六月李海從法國帶着他的愛妻的遺骸回國，他的妻是他最親近的伴侶，是他一切事業的鼓勵者。她是在李海接到召還「諮詢」命令之後四天在維琪病故的。

他悲傷到極點。看見他回到紐約的人都大為驚異。他彷彿在二年之內老了二十年的樣子。他低着頭走，他的腳顯得十分沉重。他說：「我失掉了鼓勵。」

李海軍

今天，他的青春又返回來了。羅斯福總統委他作參謀總長，這是需要他鼓起一切餘勇來做的艱鉅工作。他的辦公桌上總是堆積着很多的文件，他狂熱地處理着。

他現在是羅斯福總統和海陸軍官長之間直接聯繫。他親自審核馬歇爾大將或金氏海軍大將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的意見和備忘錄，羅斯福總統很倚重他的判斷。

羅斯福總統開始第二屆總統職務的時候，李海被提升到海軍最高的地位，在退休時，又被委為任務艱鉅的波多里柯的總督，羅斯福總統感覺他對李海的認識是正確的；所以今天在美國政府裏李海是羅斯福總統最喜歡最信任的人了。

李海的辦公時間每天從早晨九點到晚上六點。他的辦公室在白宮裏面，可以隨時和羅斯福見面。他們的會見時間不一定，完全看有無必要了——也許一天會見幾次，也許一星期一次。

李海每天離開白宮後便回到佛羅里達路他的舊紅磚住宅，他當海軍作戰部長任內便住在那裏。房子裏有他從許多海軍根據地搜集來的陳設和古玩，他有個滿陳書報的臥室，他喜歡夜裏在那裏分析各項報告。

李海在參謀總長聯合辦公廳內也有一個辦公室，他經常每星期和英美高級長官會面兩次，此外與金氏和馬歇爾常有不定期會議，有時三人在一起，有時個別會面。

在這個會議裏，李海是羅斯福總統的唯一代表，他只有執行權。但關於戰略，單獨行動，或聯合行動的各種事項，他是羅斯福總統的天字第一號的顧問。

在這非常的情況之下，李海所以能夠有偉大的成就，在於他和陸軍參謀總長及海軍作戰部長相處無間。李海是這樣一種人——他喜歡在羅斯福總統面前表露他們，而不顯示自己。他們也知遣李海除去勤勤懇懇克盡厥職而外，沒有絲毫個人的野心。

金將軍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等期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等期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等期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等期

聯合艦隊總司令兼大西洋艦隊總司令 金將軍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等期

一個小鏡頭

在美國的海軍中，關於金氏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其一，他是一位好漢，一位偉大的海員。其二，他是一位不值錢的水手。他的同事覺得兩種見解都有些道理，他們一致承認，他給予敵人的不快，至少和他使討厭他的人們感到的不快一樣。假定這種估計不會存在，他也不會成爲大西洋艦隊司令了。

「說起脾氣來，可千萬別同那個爆炸彈開玩笑！」這是一九〇一年金氏在海軍學院畢業時，校刊「幸福袋」上關於他的記載。這一種壞的脾氣阻止了他海軍的前程，造成了許多敵人，傷殘了許多愛護他的友人的心。在國會委員的面前，他常常發出語無倫次的怒言。而這種事情，不論在國會或是在海軍司令部方面，對於他自己是有害而無益的。

但是在某種場合上，他也能夠溫文儒雅。據海軍界人說，這位六十三歲有蛋殼一般頑頭的金大將，夜裏跳起舞來比一位年青的少尉還耐久，第二天白天比他的工作還有勁。

他的心境，永遠不會寧靜，一到海上他就得其所哉了。因爲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擔任幕僚，卓著勳績，他曾榮膺海軍十字章。一九二五年，他在潛艇沉沒後，死亡三十三人，他督率人員打撈起來，因此又獲得光榮服務勳章。當一九二七年，他在潛艇帶着四十個人員淹沒以後，他又率

命擔任打撈工作，於是在光榮勳章之外，又獲得金星寶章了。

充任了五年艦長之後，在四十九歲上他纔取得海軍飛行員的資格，後來送任空軍指揮職務，一九四一年，他纔擔任大西洋巡邏艦隊總司令職，認真說來，他在陸上工作並沒有他在兵艦上那樣勝任愉快，最初他曾任海軍局的副局長，在著名的莫菲特上將不幸遇難之後，他便擢升爲正局長。

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國海軍部組成三個艦隊，金氏擔任大西洋艦隊總司令，當時的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是季墨爾，亞洲艦隊總司令是哈特。

他的新職務

在日本炸彈落在睡着的珍珠港時，金氏正在海軍的第二個海洋中指揮着艦隊。在十二月中旬，當他應召前往華盛頓擔任全美聯合艦隊總司令的時候，史塔克正任海軍作戰部部長。「烏遜」和「亞利左那」兩隻主力艦已在歐胡港慘遭炸沉，比它們命運稍好一些的船隻，正在準備逃走修理，被轟炸了的飛機殘骸，還醜惡地堆在陸軍機場上面。日本鬼子向着馬尼拉加緊包圍，削弱了美國陸軍在菲律賓最後的空軍實力；麥克阿瑟堅守着柯里多爾和巴丹半島；哈特的巡洋艦驅逐艦「艦隊」正在向荷印作光榮而徒然的遠征。關島失陷了；威克島僅有少數光榮的日子。日本鬼子到了馬來亞，向着新加坡前進。英美在西太平洋的偉大力量「威爾斯親王」和「劫敵」號

也相繼沉沒。國內的人在紛紛議論，他們認為整個的美國艦隊都躲到海底下了。這聲好罵街的金太將，却正在海軍部同他的同僚說：

「當他們（指美國國民）發生困難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些母狗仔子（指海軍鬥士）請出來了。」

這一個表示很可以扼金將軍在戰前海軍的殊榮和他統率戰時海軍的主要理由，作一個正確的說明。不論戰時平時，很少人能夠知道在金將軍敏銳的紅褐色眼睛的後面隱藏着一重熱情的人格。他自己很明白，許多海軍中人認為他是一個冷靜前進的人物，在他的判斷中有着野蠻的因素，而在他把它們表現出來的時候，又是非常無情；對於他的下屬毫不遷就，他向他們所提的要求也非常極端。總之，他是這樣一個人，處理家庭危機，和他在一座橋上或是海軍辦公桌上，一樣地堅持着冷靜的態度。

對於自己的聲望相當覺得自豪。像我們這樣地給他作傳，會要引起他的暴躁的。

一年的戰爭過去了。這一年可以說是海軍年。司令官，武器，海軍的許多戰前計劃和意見，經過一年的試驗而告失敗的，全都改換過了。還有金大將和他內心的堅強品性，既未軟化亦未變更。海軍對於他的能力的評斷，是可以抵得住火煉而不致發生變化的。

製造勝利的日子

金大將是屬於「沉默服役」的典型，他認為多言是一種罪惡，故在公共場所裏他很少說話。馬歇爾和吉爾貝特兩島的襲擊，大大地提高了美國的人心，接着新加坡和爪哇陷落了，巴丹也難於維持，這時金大將擔任艦隊司令和海軍作戰的大權，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他就說道：「我們勝利的日子正在製造中。」

珊瑚海大戰過去了，「勒克星敦」沉沒了，中途島之勝利又把約克敦犧牲，在六月間（一九四二）他在安那波里斯的海員訓練班上說道：「戰爭就是力量——最高度的力量——使着敵人屈服在我們意志下的力量——他們必須屈服，因為他們作戰的意志被摧毀了。戰爭是人對人，——機械化部隊作戰仍然是人對人。」

海軍和陸戰隊共同進攻所羅門，在初次接觸時，海軍不幸失敗了，當時金大將就在他的故鄉洛蘭和克利夫蘭說：「戰爭勢將長期化。再過一年我們的力量就可以達到最高峯：我們的兩洋海軍還未完成，其中小的船隻大概可以在感恩節，或者聖誕節前後服役。主要事實乃是我們沒有工具。有的批評家們，希望我們一齊能够在狂狗地方作各種事情。但是我們的工具不夠，當然很難辦到。」

「黃蜂」和第四艘的航空母艦沉沒了，但是海軍乘着進攻的銳氣佔領了所羅門的海面，而且穿過世界大西洋艦隊協助着北非攻勢之完成。這時金將軍打破以往沈默的慣例而發言了。他說的話是值得記住的，因為：（一）這是他擔任司令以來的第一次接見；（二）在第一年的戰爭中這

算是對於海軍戰略，紀錄，政策等最完全最正式的一個檢討。

他打破沉默了

「在日本鬼子偷襲珍珠港的時候，我們實在沒有準備。你也可以說我們正在進入準備的過程。我們在太平洋的唯一建設就是珍珠港的艦隊組織。我們必須取得更多的根據，我們必須把軍隊送到澳大利亞的據點，而我們沒有擔任這事情的工具。馬歇爾將軍常常因為建立高射砲隊的要求而無所適從。這種情形現在還是如此，也許早就應該停止了。」

爲解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上的沒準備，金總司令大步走到他在華盛頓辦公室的大地圖前面，他指出一個相當近而確是安全的在戰區外的一個地方。這一個合於邏輯的地方，他說應該在戰爭開始後建設一個艦隊貯油站（「這是我一定要做的最緊要的事情的一種。」他說。）

在十二月間金大將應召回到華盛頓之後（但在未曾公開就總司令之職之先，）太平洋艦隊就奉到基本的命令：「不惜任何犧牲保持夏威夷羣島區域和中途島之線，」並且要「掌握薩摩亞——斐濟羣島通達南太平洋的交通線，而把它延長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金大將說：

「那些命令仍然有效。夏威夷是通達我們太平洋據點的鎖鑰，我們必須掌握住它。去澳大利亞和西南太平洋的供應路線的重要性，僅僅小了一點點。」

建立和保持這些路線乃是珍珠港以後太平洋艦隊的主要工作。吉爾貝特和馬歇爾的襲擊的本身是攻勢的，但其目標則爲防守：（一）它們威脅新的供應線，（二）或者更可以進一步把這些供應線予以切斷。只是在這些供應線繼續發生作用，海軍就要準備作一個有限度的進攻，而這種初步的攻勢，一部分目的就在保持海軍的南太平洋的交通。

海軍開始了攻勢

空襲杜拉吉的日軍根據地和五月間（一九四二）珊瑚海海空軍之戰，實在就是進攻所羅門的前奏。但是中途島海軍的空前勝利（藉着一些陸軍的幫助）才是真正的轉捩點。金將軍說：「中途島的形勢漸漸對我們有利。我們漸漸佔了上風……在中途島戰事以後，我們自己對自己講：現在已經到了在西南太平洋進擊敵人的時候了。」

在六月，當時已經把所羅門作爲進攻的目標：「我們沒有本錢。」但是：「但是我們寧規定一個開始的日子。那日子便是八月一號，而事實上他們是在八月七號開始的。」

「我們聽到關於日本鬼子在杜拉吉區活動的情報。他們還不會到了好久，我們就得到在瓜達康納爾建立機場的報告。這事提高了我們的興趣。如果我們再遲一個星期動手，日本鬼子會能夠利用飛機場了。」

「那個戰役達成了兩個主要任務：（一）把我們自己的交通線更可使之鞏固，並且打走了日

本鬼子所有的一部。(二)惡毒而劇烈的反響較我們所預期的爲大，所以我們的進攻要照準敵人的心窩刺去。」

金總司令這一段敘述似乎證實了一般認爲海軍方面低估了所羅門戰役之價值和需要這個印象，而這一例證更可以證明了美國司令部對於日本思想戰略的觀察也不深刻。

戰力的消耗

關於北太平洋，金大將說過：「我們還沒有足以應付每一方面的物資，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阿留申方面的發展。沒有人敢說日本鬼子要在那裏作些什末，但是他們已經花過很大的本錢。這是很沉重的消耗。在所羅門，日本鬼子的飛機成千成萬地擊落了，他們的船隻也十條二十條地沉沒，他們的傷亡當然也以千萬計了。」

對於這次海軍首次攻勢的估計，金將軍和其餘的海軍中人顯然都不願意特別着重於美日雙方損失的。其中一個理由或者因爲海軍軍官願意把海軍部應該做的事情自己擔任起來；把他們戰役的整個損失加到一起，再把這損失和海軍剩餘的實力作一比較，他們不把單個行動的結果過分重視。

金總司令大概不會忘記，在珊瑚海——所羅門一串戰役中，海軍部曾經宣布損失了航空母艦三艘（中途島一艘不計在內），巡洋艦七艘，驅逐艦十三艘。若以美日現存實力相較，則除了航

空母艦而外，其餘都是美方佔着優勢。不過對於太平洋上海軍實力的淨純力量，是不能單靠最近戰爭數字的表示的。

組織聯合司令部

金氏又說道：「我有這樣一個哲學，如果你委派了一位障司令，那末讓他知道你要個甚麼，以後就讓他自己去做好了。另外我還有兩個哲學，其一，利用你之所有，努力做你的事。其二，不要在發愁彼岸那邊的水。」

據金大將的意見，珊瑚海，中途島，以及所羅門等戰役，證明美國的確如許多人民所想像的需要一個真正的指揮統一。他又說道：太平洋上各戰役的廣泛指揮，不應該專由美國的海陸軍聯合參謀總長負責，而應由英美混合的參謀總長負責。

麥克阿瑟將軍已經從「混合參謀部取得了指揮權，」那機關給予他在西南太平洋一個陸海空的統帥權（包含澳洲的海軍和荷蘭剩餘海軍之一部。）就因為他接獲了混合參謀部的命令，他的轟炸機才能配合對於拉布爾和上所羅門的海軍攻勢。爲了所羅門的作戰，麥克阿瑟將軍還下令把澳大利亞的海軍移交到美國海軍。

在那次行動以先，所羅門一直在麥克阿瑟指揮之下，但是爲了真正沒有誤會，那劃界就重畫了一下。這一個劃界的結果，被授的區域單獨入於海軍的指揮。麥克阿瑟保留着上所羅門

和拉布爾，那裏的陸軍和海軍大概須要取得諒解。」

地域的司令往往有完全自由決定權。舉例：尼米茲大將爲了防止日軍在任何地方進攻，輪流決定把他的兵力集中於中途島之戰（「我們知道尼米茲作些什麼。他做的很對，我們就讓他去做。」）。

指揮上的問題

金大將對於美國指揮真正調協到什麼程度有無懷疑，還不知道，不過他對於聯合國家的指揮情形以及他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則毫無懷疑之處。他說：「我們時時聽到統一指揮的呼聲。那原是一個隨便選來的名詞，而現在也普遍地被一般不瞭解真正情形的大衆所使用了。真的，許多的軍官是沒有資格擔任聯合指揮的任務的，但是我們確不斷聽到非專家的提議，讓某一個人來擔任軍事方面的一切指揮。」

「因爲許多旁的國家也和我們一起捲入戰爭的漩渦中，一個混合的參謀部操有許多可以由總統首相決定而採取最後行動的計劃。如果一個更換最高軍事統帥的提議被實行了，那末總統擔任總司令的憲法地位問題，則應由大家發表意見了。」

金大將並不是想「混合參謀部」是把所有的聯合國家都包含在內。他認爲英美兩國控制混合參謀部，實是有軍事的意思。他說：「混合參謀部的作法，是當一個國家直接受牽涉的時候，要

同這一個國家的代表作個商討。譬如說，我們想對中國有所援助，那麼我們就把中國代表請來，讓他們列席會議，並告以整個的經過情形。如此分期地把盟國的軍事代表一一請來，告訴他們事實的真相。他們不必知道大家正在計劃什麼，因為一件事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走漏風聲。」

許多人認為進攻法屬北非的計劃是一個保守得很好的秘密。金總司令則以為那是一個危險的保持。不過他說：「真正發動攻勢的日期，在英美兩國中只有十二人知道。」現在他正嚴重地考慮到歐洲。他說：「人們不大重視我們下一步的行動，如進攻西西里，義大利之類。或者我們可以那樣做，但是那是一個海上的攻勢，作起來當然不很容易。」

金將軍不會試着把第二年的形勢加以說明。不過他是充滿着希望；顯然地他在企圖保持並且推進海軍的攻勢。在第二個十二月七日到來的時候，他還是相信他在第一年春間說的話：「我們勝利的日子正在製造中。」

美國名將影

陸軍參謀總長

馬歇爾將軍

譯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時代雜誌」



在 辦 公 室

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是願意同他的軍隊一起在外面的，但是上週他却坐在華盛頓。每天早晨七點三十分，他從一輛别克轎車裏出來，走向憲法街的「武備樓」。他的大而平凡的辦公室是在二樓上面，與陸長史汀生爲鄰。他要坐下來檢查那一堆的文件，其中全是由不列顛，冰島，新西蘭，阿拉斯加，加勒比，巴西，英領圭亞那，厄瓜多爾，西非，波斯，夏威夷，澳大利亞，新羅門，印度，中國拍來的電報或無線電；還有其他未經提調而爲美軍和空軍所駐紮的地方，他們在前一個晚上都有電報。他的公文堆中還許包含着由中英蘇人士發來的適合時宜的消息。在大西洋、北海、巴倫支海、太平洋、印度洋、亞拉伯海波斯灣的陸軍或者貨船，也許有什末新的意外。不然，分佈全世界的陸軍航空艦，也盡有可以報告的工作情形。

常常從英美的「混合參謀部」裏傳出五光十色的報告，這些報告多是來自英國的狄爾爵士及其僚屬，若遇到英美海軍的問題，則由空大將負責呈明。若遇到與蘇聯或中國有牽涉而必須通知「混合參謀部」的事情，則已經由英美轉達的。

接着馬歇爾將軍要閱讀他的信件了，很快地告訴秘書如何回答幾封必要的信。有時他還要附上一封戰死軍人寄交太太父母或近親的信。自二次大戰開始以來，馬歇爾將軍繼續着給每個戰死

軍人的家屬寫信。以後死亡數目增加了，他會把這一個美好的行爲放棄了的。

要接見的人

到九點鐘的時候，馬歇爾將軍又準備新的事情了。第一個要見他的通常是韓代少將，他是一位不大爲人知但是陸軍界非常重要的人物，現任參謀部作戰司司長，專司作戰部隊中新意見之接納和審查意見之改良。

馬歇爾將軍辦公室西牆上的一個門子突然開了，史汀生部長蒼敏而憔悴的臉出現了，但又立即退出。馬歇爾將軍必須很快地站起，走到部長室內，又過幾分鐘，回到他的辦公桌（那桌子一應爲聯立輝將軍所有）。儼這一類部長與參謀總長間的會面，每天一天不知道要有好多次呢。

第二個過來的大概是陸軍的空軍司令安諾德中將了。空軍已經漸在陸軍中獨立，安諾德在陸軍以及盟國會議中聲望日隆，但他仍然是仍然屬於參謀總長。

另外還有一位飛行員，不過他的比較少了，那便是頑強而沈默現任副參謀總長的麥克那尼中將。他的地位正是空軍在陸軍中新光榮的象徵。他是馬歇爾將軍信任的代表，在許多事情上他可以用參謀總長的名義行使權權，委派參謀總長不少的辛勞。

來客題名

在早晨的來客名單上也題上沙莫威爾的名字。沙莫威爾現任供應處長，他是一位瘦弱而意志堅強的人，在陸軍中除了麥克阿瑟以外，他算最能引人注意。在參謀總長的四周，沙莫威爾帶着一塊最鮮明的招牌——漂亮勇敢。他對於他那精選的幹部有着堅強的信賴，他也希望他們具有同樣的專四赫爾斯登五英摩爾軍調的馬歇爾將軍所要求的是最大的能力。他並不需要光芒。他知道如何利用人為的工具。他把儘量善用各人之長作為他的義務。

經過十個月的戰爭，參謀總長寶貴的早晨時間仍然要分配給「必要見的」來客，如參議員衆議員，行政長官，還有在必要時一些實業家們。在比較輕鬆的日子，馬歇爾將軍常是在十二點四十分駕駛着汽車到麥爾堡安適消散的家裏，吃一頓午餐，然後再於下午二時驅車回「武備樓」。一星期中有一天他要向英美混合參謀部的職員會餐，那個下午他便同金大將和其他高級海員們一起消磨。在這些會議中，參謀總長和美國艦隊總司令成為奇怪的一對；馬歇爾將軍也是能夠對付那位帶鹹味的海軍大將少數人中的一，而陸軍的精誠合作自然也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奇蹟了。

照例會議和日常生活

每星期他同陸軍作戰會議的人員見一次面；其中包有史汀生，安諾德，麥克那尼，和一些次長如洛費特，麥克羅伊，以及握有大指揮權陸上部隊司令麥克納爾中將等。在這些會議裏，馬歇爾將軍用不着參攷世界地圖，他有一幅很好的戰爭地圖存在他的腦子裏。

馬歇爾將軍

馬歇爾將軍是常常到白宮參謁的（不過自從李海大將出任美國參謀總長以後，他去的機會就減少了好多。）

馬歇爾將軍試着在下午五時以前作完他的工作，但很少成功。他按時離開了，便騎上一匹栗黃色名喚「預備」的馬，緩轡徐行，作爲一個經常的運動，他的副官認爲運動對他很爲必要，不過恐怕冬天或者戰爭的緊迫，會使他把這玩藝予以放棄。他現在是六十一歲的人了，經過四十年的陸軍生活，他知道如何消度他的生命的。身體仍然敏捷，黃赤色的頭髮還未曾全部蒼白。他可以同士兵們在野外呆一個整天，而在早上絕無倦怠之態。但是他的副官們認爲他的晚間休養（鬚髻，電影和偶然同太太出外吃飯）十分重要，除了十分緊急的事情，很少打擾了他。去年（一九四二）夏季，馬歇爾將軍在威及尼亞州里斯柏格他的鄉莊上消度自由的週末，一位陸軍部的信差送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他發現參謀總長正在攀據樹枝上面修剪枝條。

這便是美國第一號軍人的外表和日課。這便是潘興將軍稱之爲第一次大戰最佳良的軍官。另一位參謀總長有一次曾把他比傑克遜。而關於他，一位消息靈通的政治觀察家有過這樣一個意見：「如果馬歇爾有個好歹，上帝要幫助美國。」上星期一位常同馬歇爾將軍接觸的並無備見的軍官對他也有批評：「我不知道有沒有另外的軍官，能够和他一樣把事情做的那末完好。」

馬歇爾將軍是民主思想的，他是第一個承認美國陸軍不是他自己的陸軍的人。他是第一個要說，一九四二年的陸軍是屬於「五百多萬」士兵和軍官的，而在大戰進行更爲久長的時候，它將

是屬於較現在數目增加兩三百萬的武裝同志們的。

經過十月的戰爭，新的陸軍還是大部未經試驗。陸軍新司令們（馬歇爾也包含在內）也未經過二次大戰的試驗。但是他是一位司令，他所統帥的陸軍是有軍事歷史以來的繁華工作。沒有一位將軍像他這樣作過全球性的戰爭。他的海外力量散佈到六大洲上，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他的士兵大概會有機會一試身手的。

馬歇爾將軍喜歡把龐大的責任簡單化局部化，這樣他可以認真而具體地實行。備有一段可據寫他目前任務的說話：「美國人民所關心的是好的領導，好的訓練，好的素養，好的紀律；因為這些條件的組合，可以增加健兒們生還的機會。」

軍將瑟阿克麥

區洋平太南西

帥統高最軍空陸海國盟同



軍將瑟阿克麥

麥克阿瑟大將受命爲西南太平洋區同盟國海陸空軍最高統帥，已正式發表。這一位美國宿將，在第一次歐戰期間及其以後十數年的戰功，已是彪炳無雙。這次率領十萬美菲健兒在菲島孤軍奮戰，苦鬥百日，更寫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菲律賓各島嶼相繼失陷之日，許多人都顧及麥氏的安全，然而他終能設法脫險，安抵澳洲，重率三軍，與敵鏖戰。

這個偉大風雲人物的一半事蹟，都好像爲他今天的使命所安排的。他是將門之子，他的父親亞查麥克阿瑟中將，在南北戰爭之中卽頭角嶄露。四十年前他出任美國駐菲律賓軍事總督。當時小麥克阿瑟雖在西點軍官學校讀書，但他已數度旅菲，對菲律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九〇三年他畢業西點軍校，名列第一，學業分數，爲該校成立後二十五年間未有之優秀，其後他加入陸軍工程軍官團。一九〇四年，乃父以觀察員資格在遼瀋參觀日軍對帝俄作戰。他眼見日軍攻擊一個俄軍固守的山頭，連攻六次都失敗下來，最後他忍耐不住也參加進去，便於第七次攻克該山。一九一四年美墨（西哥）戰爭爆發後，他任幕僚。某次司令部被圍，他隻身繞至墨軍後方，設法奪得三個火重頭，載司令部人員突圍破敵。第一次大戰起後，麥氏初任美遠征軍旅長，旋升爲著名之「虹師」師長。所謂「虹師」，卽選拔各州精兵混合編成的，與其他分州編制的部隊不同。成立這個混合師團，是麥氏所創議，後來在西綫建立了許多奇功。在出發前，虹師與第二十六師競賽，看孰先到達法岸，結果「虹師」不但先到，而且裝備較二十六師尤爲優良完備。

麥克阿瑟在作戰中間受傷二次，因在火綫下勇敢奮戰而獲得的獎章有十三枚，因特殊戰功而

受的勳章有七枚、外國授他的勳章共二十四枚。

戰後他在歐洲住了幾年，後來出任西點軍校總長，爲該校成立以來最年青的總長。兩年後，他回到少年時代隨度旅居的菲律賓。一九二八年再度返國，率領美國選手參加世界運動會，會畢又到菲島，任菲律賓區陸軍司令，五十歲時，他再度返國，任陸軍參謀總長。

他在參謀總長任內，衆院議員曾提過一個極重要的議案，主張陸海兩軍合併爲一部，贊成者頗不乏人，麥氏獨排衆議，說：「若通過這案，所有美國的潛在的敵人，必彈冠相慶！」故該案未能成立。麥氏建立了第一個獨立的空軍部隊，並將美國大陸傳統的九個軍團區制度，改變爲現行的四個國防軍制，美國的陸軍參謀總長任期之長，以麥氏爲最。

七年前，美國軍界主張放棄菲律賓的意見，甚爲熾烈。只有麥氏反對最力。他始終認爲菲島是美國國防上不可分離的外圍，菲島獨立案（准許菲島於一九四六年獨立）通過時，麥氏已調任爲菲律賓防務總司令，誓言在菲島真正的獨立以前，要完成他的防務計劃，使敵人非用五十萬人，三年時間，五十萬萬美金，不能攻下菲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麥氏退出現役，改受菲政府之聘，任菲軍司令之職，四年以來，悉心訓練菲人，增強菲島防務，惜全功未竟，即遭菲寇傾巢攻犯。

麥氏爲人英爽豪邁，個體不羈。美國「時代」雜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說他在軍校曾先後與九個女孩子訂婚，終未成姻。美國著名記者根室氏是以善於訪問要人著稱，擅長「將

美國名將剪影

他放在椅上一對答的技巧，但在馬尼拉司令部樓上遇到這位老將時，而麥氏則在地板上闊步橫行，揮拳咆哮着說：「我要使菲律賓成爲太平洋百攻不落的堡壘，使我的非軍成爲攻無不克的雄師！」

尼米茲將軍

珊瑚海海戰設計人

尼米茲將軍

採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時代雜誌」



太平洋艦隊

在珍珠港海軍船塢中，有着幽徑迴廊涼風颯颯的司令部，書桌上擺着航海圖說，視察報告和祕密情報等。這些圖表報告全是關於大海戰的這一端——一般認為可能的成爲美國太平洋艦隊有史以來的最大海戰。靠着書桌坐着一位銅黑皮膚，斑白頭髮，態度嚴肅的人物。

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大將比從前更爲緊急了。四月以來他就擔任着一個守勢的艦隊司令，關於這個艦隊的行蹤，美國人在提出焦慮的侮謾的問題。現在畢竟機會到來了，我們可以在太平洋上戰雲翻滾的天空，寫上被全世界罵過的問題的回答：「究竟誰想知道艦隊在那裏呢？」不過在現代海戰，尼米茲的工作使他不能夠過分注意自己的毀譽。他的艦隻正在海上，一切準備完成，只欠最後的命令，他的工作是要等在這裏，猶疑不定地靜待好的或壞的消息，這時階級較低的一些軍官却在親自作戰，接受勳章，冒着船隻沈沒的危險和敵人周旋。這就很可能以使者任何人緊張了。

最後尼米茲發布命令了。航海圖表收起來，最後的號令拍出。隨着海軍大將又審閱關於其他問題的無綫電報。他開始想到「母親日」他那廣播的內容……

珊瑚海大戰的開端

真的，這是美國人平洋艦隊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它是在赤道下面澳大利亞東北海外珊瑚海上進行。五天以來，在煙霧襲鼻炸彈隆隆聲中，美國海軍和陸軍的轟炸機羣，更番地在向着日本鬼子的海上工作艦隊施行攻擊。

對於日本鬼子，這動作實在負擔不起。他們的艦隊，被集中的空軍力量轟炸重傷。使着他們最難應付的就是美國海軍的主要實力，距離澳洲東北海岸不到四百五十英里。

支持不住嚴重的打擊，他們夾着尾巴跑了。這時有五百架飛機（美日兩國，）怒吼着翱翔於亞熱帶的天空，也正是在日本鬼子們的頭上。美國空軍佔了上風。他們往復地向着日本戰鬥機撞，並且向着海面敵艦如雨般投下炸彈和空中魚雷。

戰爭在一個夢魘的壓迫撤退下結束，美國空軍還是不肯放鬆，跟蹤着一步一步地予以打擊。當着日本鬼子撤到新幾內亞東岸的安全地帶，他們才認真清算其損失。根據美方相當保守的估計，敵人的廿一艘艦隻，沈沒或重傷。而這也就是他們在南太平洋上，第一次的大敗仗。

他和他的統帥羣

自從日德蘭一役而後，海上戰爭就改變了方式。珊瑚海之戰並不是整個艦隊與整個艦隊之衝突。那是一個無情的空中轟炸和工作艦隊的快速閃刺戰爭。

工作艦隊是由一組的不同的船隻所組成，非常強大，力足執行一個特殊的工作，它已經成爲

二次大戰中主要的海上武力了。太平洋上的現代海戰，是使着動作遲緩的主力艦停在港內，而以航空母艦作為工作艦隊作戰的中心，以長距離偵察機作為進攻實力的眼睛。飛機把海戰的情形更改的不少，所以篤信空軍論者就說，一定有那末一天，飛機能够把主力艦完全驅逐出海洋以外。飛機更大量地增加了攻勢戰的危險，便是擁有強大的水面力量也不為功。艦隊以陸上為根據的轟炸機，使用閃擊戰術，也可以在兩小時以內粉碎一個龐大的工作艦隊，日本鬼子炸沈威爾斯親王和却敵號，便是一個例子。

這樣火奴魯魯海外的海軍工作成為堅韌非使用暴力不可的情形，這種工作和空襲印度同時的祕密計劃，在實行時是具有着兇徒執行暗殺的精神。這一類的軍事行動，在吉爾貝特和馬歇爾羣島實行的最為成功，後來在襲擊距離東京一千二百英里的馬加斯島也大收效果，對於這許多功績，美國大眾是應該感謝「設計人尼米茲」的。

同時尼米茲大將是應該感謝他的工作艦隊的司令的。其中有濃眉大眼的海爾賽中將，他是一位海軍飛行家，他瞭解從天空發下來的閃擊的威力。有帶學者氣味的弗萊池少將，在進襲馬歇爾羣島時他有過很大的貢獻。此外幫助着他工作的還有新任新西蘭司令高英來中將，和一度任海軍學院監督現任太平洋偵察隊司令的布朗中將。

在珊瑚海戰役中由何人充任海軍主將這件事，還沒有到公布的時候。最近離開尼米茲指揮而聽命於在澳大利亞麥克阿瑟的李瑞中將或者在場。同樣可能的，尼米茲的許多司令們也會參加。

日本鬼子蠢動了

所有陸軍和海軍的駕駛員們，因為常常由陸上基地飛到很遠的海上，因此他們很清楚於爭戰的發展情形。三個星期以前，日本鬼子向着距離新幾內亞一千七百英里的馬歇爾羣島開始集中工作艦隊的主力，這樣一個大費錢糧的把戲，供着尼米茲和麥克阿瑟戒備加緊。日本鬼子究竟要向那一方面進攻呢？

他們終於露了馬脚，他們的集合地點全逃不出麥克阿瑟駕駛員們的眼睛。在兩星期的時間中，日本鬼子在新幾內亞北面他們所掠奪的雷區和薩拉莫亞調集巡邏艦和戰鬥艦。在兩星期中他們又向新不列顛的拉布爾港運送配備，人力，和雜貨。

日本鬼子極力掩飾他們在做些什末。他們對新幾內亞南岸莫勒斯比港的盟軍根據地，一天加緊一天地進擊，似乎願意無謂地消耗他們的人力飛機，以掃除盟軍的勢力。他們同時還在向着達爾文港取攻勢，不過力量較小，也許因為那裏難於應付，也許因為他們在等待真正目的的實行吧？他們的機會還未到來。盟軍不肯放鬆莫勒斯比，並且偵察空襲北面的日軍，而最後日本向南移動的時間到了。

日本鬼子打了敗仗

他們究竟向那裏推進，對局外人依然是一個謎，不過按照戰爭的過程可以明瞭他們的意圖。在他們第一天由集中地點向南移動的時候，很像他們要對莫勒斯比施行一個陸上進攻（他們曾用空襲而未獲攻下。）但在他們再向南行以後，才漸漸明白他們在撲向一個更重要的目標。他們不是指向澳大利亞東北海岸，便是要攫取軍事據點新喀里多尼亞島，後者是在澳大利亞以東一千二百英里地方，已經被美軍佔據過了。

戰爭的發展分爲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美國的海陸軍飛機進擊的力量全很驚人。戰爭開始於五月四日（星期一），地點在所羅門羣島的海外，當時美國的海軍截擊一個日本輕的艦隊，終予它們以致命的痛擊。

同時麥克阿瑟由澳洲和新幾內亞調來的陸軍空軍，在路魯西亞德羣島和南進的日軍主力相遭遇。在第一階段中，美國海軍意在使日本懷疑他們的去向，陸軍的空軍却一天一天地在跟蹤着不肯捨離。

大的戰鬥是在第二階段。陸軍空軍都出動了，在星期二三（五月五日六日）由晨至晚，他們向着日本鬼子進擊。敵人不斷地前來，他們來的越難，攻擊便越容易，因為他們距離美國陸上根據越見接近了。星期四那一天進攻的更爲猛烈，據眼睛疲倦了的駕駛員向着指揮官的報告，說敵人的確受了慘重的創傷。

星期五的早晨還未破曉的時分，他們再度出動。最使他們吃驚的就是遠在距離海岸四百五十

尼米茲將軍

英里的海上，他們瞥見下面不是日本艦隊，而是驟在趕場，從各種表示上證明美日雙方海軍正在作戰。美國的小艦隊在海空雙方攻擊着敵人。

那一天在浴在太陽下面的珊瑚海上，日本鬼子倒了大霉。美國轟炸機艦海軍之後而進擊，海陸軍的飛機猛烈地追逐敵人，平面轟炸機，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母機一體參加。這就足够了。空軍人員最後看到日本鬼子向北方逃走，很够他們受了。

不同爪哇海戰一樣。在那裏，盟國海軍毀滅了不少的日本商輪，他們自己却被日本軍艦打壞了不少。而這一次珊瑚海之戰，則在集中於敵人軍艦之攻擊。一直到星期六為止，他們還是進行着這個工作。

最初三天的戰事過去了，東京廣播宣布海戰的大勝利，興奮地叫喊說，大約有兩艘美國航空母艦和一艘主力艦沉沒，一艘英國華斯白特級的主力艦受了重傷（但是英國立即簡單地答覆說：沒有華斯白特或其他英國戰艦受傷或沉沒。）於是東京沈默了。

然而就在東京大吹大擂的時候日軍潰亂了，正在認真要有結果的時候敵人的工作艦隊逃走了

敵人的損失

日本鬼子遭受了一個很大的慘敗。據海軍部報告他們的損失：（一）沈沒：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兩艘，飛機划艇一隻，砲船四隻，潛水艇兩艘，供應輪三

艘；(二)受傷：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一學飛機划艇，還有兩條商船。

在美國方面，飛機損失是有的，船隻損失也很可能。麥克阿瑟將軍曾經用氣忿的語句向着美國人民解釋，說勝利所付的代價不昂：「敵人對於澳大利亞東北海外戰爭的敘述純屬捏造，與真正事實的公告殊無相似之處……他們關於傷害的說法，簡直荒乎其唐……若以我們的損失與之相較，實在是微乎其微呢。」

但是澳洲的戰士們還以為不到歡欣鼓舞的時候。日本鬼子僅僅損失了他們海軍的一小部分，他們很有再圖一舉的可能。所以不能放鬆轟炸，不能停止偵察。在那一個緊急的前綫上，弟兄們隨時可以看見敵人，聽到敵人，接觸到敵人。

母親日的演說

「美國的母親們，廣播聲音發出了，一點也不緊張，」在這一個人母親節，你們的兒子們正在參加全世界的自由的戰爭……勝利絕非一天的工夫所能倖致。……還要經過長久的沈默日子，在這個期間，你們的孩子們還在遠處活動，也許不能夠有書信回來……在爭取勝利的路上，當然免不了損失。如果上帝一定要把你的兒子或者我的兒子作了最大的犧牲，我知道我們也要同我們的兒子一樣勇敢地面對着現實……他們在爲國服務，你們也應該站在你們自己的崗位上服務。」

再沒有像尼米茲大將所說的話能夠給美國母親們以安慰了。演說裏面也許有些關於他所領導的艦隊中工作艦隊最近建功這一件事實，但是那種表白，不是有意作矜驕的宣傳的。

查利谷和薛爾在日德蘭作戰時是在艦橋上指導，不過今天的情形兩樣了。尼米茲統率着艦艇，巡洋艦和主力艦，但是他從來不再在作戰時踏上旗艦的艦橋。而在今日的戰爭情形看來，他永遠不會有那樣一個舉動了。這便是這位生於台克撒斯的尼米茲在上週兩次作更大忍耐的一個原因。

激憤的輿情平靜了，尼米茲大將很容易地把織成勝利的綠纜收攏一起。那一個特別的工作已經完成，現在要準備第二件了。他正忙於由阿拉斯加到澳洲廣大領域中新行動的設計。以後還有更多的海戰，和更精密設計以打擊敵人的反攻。有的是勝利，有的也許是失敗。但是不管怎樣，尼米茲是會把命令發布出去而靜待着結果的。

影將名國美

海爾賽將軍

南太平洋海軍司令

海爾賽將軍



特蘭巴爾作原

文載一九四二

年十二月六日

「紐約時報週

刊」

「願為海爾賽

效死」海爾

賽大將在太平

洋艦隊中是最

得人緣的人、

本傳的開端

開始寫這樣一個故事是困難的，因為需要解釋爲什麼在海軍中將（現在是大將了）海爾賽拜命南太平洋海軍司令以後，就會使着太平洋艦隊增加了新的生氣？——大家都相信，「我們勝利的日子到了！」

幾個星期以前在瓜達康納爾島上，青年陸戰隊穿着破爛的制服，筆挺地，驕傲地，也許有些疲倦地站在海爾賽大將前面！就從這一個觀點上你可以開始你的故事。大將本人的制服一點也不比士兵們所穿的考究，除了在領端綴着三個星，在褪色的衣服上釘掛着勳章，使着看見的人發生讚美，於是他侃侃地說：「戰爭獲勝的辦法是殺日本鬼，殺日本鬼，殺更多的日本鬼！」

長官的評語

海爾賽的長官，現在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大將，也曾被詢問過同一的問題，下面是他的答語：「海爾賽大將具有非常的領袖條件，使着他在軍官和士兵中得到可驚的與衆。他那多少年來在海軍中服役，包含着八年的實際航空生活，和水面上各種指揮的真正經驗，使着極快地勝任擺在他面前的重要工作。」

海爾賽大將的工作，是在我們國旗下面和敵人拚生死的工作。他的使命，正可以藉他的簡單

說話表示，就是「不斷地打擊日本鬼。」

便是火魯奴奴的民衆也覺得自從那位在馬歇爾，吉爾貝特，威克，馬加斯一些地方打擊過敵人的海爾賽，負責指揮進攻力量（日本人走到那裏他們也走到那裏）之後，信任的狂潮在激盪着太平洋艦隊。因爲在此時以前，就有不少關於海爾賽的傳說！第一，他是一位有特性的戰鬥海員；第二，一般相信他曾在十二月七日那天這樣說過：在我們結束戰爭以前，讓日本語言只能在地獄裏使行。

在太平洋艦隊司令部裏，每個人都會明白，海爾賽的任命可說是我們太平洋戰略的新轉捩點。以後事實的發展證明這些估計並不錯誤。十一月月中旬所羅門大海戰勝利，便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一任命的重要，只要你試一檢討海爾賽的事業和隨着事業發展而表現的特殊能力，便會清楚地感覺到了。從他的新工作方面檢察他的能力，你便會知道他所以被選定的原因，同時你也會知道無論日本設計中的帝國範圍劃到那裏，戰爭也搖動到那裏。

他得到了擁護

海爾賽之接受南太平洋指揮權是非常能夠得到大眾擁護的。他沒有麥克阿瑟的魔力，但是他有自己獨具的由初期戰爭而造成的美名，那時光輝的冒險很少而且大受着歡迎。

他所以深受太平洋艦隊和全美軍官和士兵愛戴的原因，乃是由於他在美方首次採取攻勢的吉

爾貝特和馬歇爾兩個戰役中，他是勇敢地站在「工作艦隊」的前面。大將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美國民眾亟欲在作戰領袖中尋得，因為在目前，他們覺得一切的發動都似乎操在敵人手裏。

海爾賽「工作艦隊」的作戰方法是「予以痛擊，而能後行動的很快。」由於這種作用發生了現在流行於太平洋基地的口號：「願為海爾賽效死。」他那對於馬歇爾和吉爾貝特日軍根據地的突然轟炸，抓住了一般的幻想，使着他成為英雄。但是這一個使着海軍方面充滿驚奇的軍事行動，竟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特別顯著之點而被看報的人忽略了。

新奇的戰略

海爾賽對於一個航空母艦在沒有飛機保護時之易於遭受傷害，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的更為清楚。不過當着所有飛機向着日本武裝小島進發而轟炸它的設備，他要把航空母艦置於略依日本佔領島嶼劃為方塊的中心，在那裏作好多小時的停留，直待他的飛機完成使命而歸來。直待那個時候他才肯走——很快的走。

在當時這案情似乎是逆次的，不過尼米茲大將很下苦心地，把這樣一個印象驅除。「進攻，勇敢，是的。」尼米茲大將告訴我，「但並不是漫不經心。」尼米茲大將又特別加重口氣地說：「他有偵察敵人的不可思議的能力。」

所以當他把航空母艦置於馬歇爾島內，一般看來顯然是承接天的空易於造成損害的打擊，

但是他實際已經把日本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地位和它們的轟炸力量估計的非常正確了。他知道他已經把小島上的日本空軍力量予以摧毀，所以只有廿架飛機由馬立頓著起飛，結果由高射砲把它們擊退了。

他的作戰經驗

另有關於海爾賽大將的一個特點，似乎也有稍微加以敘述的必要，那就是他不依照規矩指揮大的船艦。雖然在戰前他擔任着航空母艦「撒拉杜加」的司令，他的大部海上的經驗却是從驅逐艦上得來。他從來不忽略船隻的速度和衝擊與一個指揮官的關係，所以在今天，他能够駕駛航空母艦和他駕駛驅逐艦一樣的巧妙。

海爾賽大將的航空經驗乃是他被選為南太平洋司令的主要因素。一九三四年他在班徹哥拉的海軍航空站上學習飛行，此後他就專注意於這一方面。在他統帥「撒拉杜加」二年之後，他又回到班徹哥拉擔任航空站的司令，在那裏他佩上了航空徽章。以後他又成爲由「約克敦」和「冒險」兩艦組成的「航空母艦第二師」的統帥。在那兩艘母艦服役以前，他負責它們的空軍組織和訓練。以少將銜的資格，他指揮以「撒拉杜加」和「勒克星敦」兩艦組成的「航空母艦第一師」。此後他便升任中將而是「空戰隊」的司令了。

六十歲的老飛行家

今天，六十個活動的年齡過去了，海爾賽大將仍然是一個飛行家。他不是那樣一個高級的飛行家，僅能奉行例行的公事。每年他不只經過航空的身體檢驗，而且每一星期他要至少試飛一次。他最喜歡快捷速度的飛機，他的一位最知己的朋友有一天這樣說道：「他飛的頂呱呱呢！但是他不從母艦上起飛，因為認真說來，那是比較年青人的工作。」

他的故鄉和綽號

海爾賽大將的生命，是在紐澤西的伊里沙白開始。他生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三十日。只有他肯走那條路子，早有一個海軍事業在等待着他。他父親在海軍中任船長，年青的卑爾就於一九〇〇年被派往海軍學院。他立刻成爲足球隊中勇敢的後衛——這一個位置，據這裏一位海軍軍官講，在某種意義上今天他還擔任着呢。

現在正好解決一下關於海爾賽大將許多綽號的問題了。近來報紙上常常稱他爲「戰鬥的卑爾」，「野卑爾」和「痛打敵人者」。他的老朋友們說，這些綽號純爲捏造。在本世紀開始之初的足球場上，他的同組稱他爲「巴爾」海爾賽（直譯爲「牝牛」海爾賽）。對於那些人和够得上以綽號稱呼一個大將的人們，「巴爾」海爾賽的綽號仍然用來同他招呼而不以爲忤。

在體格上說，這名字對他仍然合適。他有中等以上的高度，寬大肩膀和桶樣粗的腰圍。寬嘴，嘴角緊緊向下耷着，再加上兩道濃密的眉毛，於是他的面部就有着叫苦的一「海狗」神情，實在是有富有趣味的一副臉龐呢。

多種的服役

自從他在海軍學院畢業以後，海爾賽在海軍中擔任過不少的職務。最初是爲雷艇「杜邦」號的司令。以後的廿五年中，他一直和驅逐艦發生着聯繫，中間僅有很少的間隙，如他去柏林，克里斯提安尼亞，哥本哈根，斯托哥霍爾姆充任海軍武官的時候。

他參加世界大戰的紀錄，還是在驅逐艦上服役，他隨從着隊伍在愛爾蘭的皇后城海外工作。由於這一次的功績，後來他獲得了海軍十字章，當時所頒的賜語是「不論攻與守，全要猛烈不停止地壓迫敵方任何形勢的海軍活動。」彷彿對於他後來的事業作一先知的說明。他的空襲馬歇爾和吉爾貝特，又使他得到榮譽服役勳章。

雖然他已經成爲海軍了不起的人物，海爾賽大將並不是一位不能接近和不容易知道的司令。凡是同他有接觸的普通海員，他都能叫得出他們第一個名字。他的軍官們不畏懼他，他也常常同他們討論作戰計劃。他傾聽他們紛歧的意見，有時採納他們的功告，因爲他明白他們的職務，而尊重他們一如他們對他尊敬。他也常常在他的約小房間裏舉行非正式的一午會，隨意談天，在

消遣的時間他是喜歡講述故事的。

合作精神

由於「全隊合作」，使着海爾賽在太平洋作戰中地位特別重要。只要你能在珍珠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中作一個簡單的視察，你就會發現這種合作精神了。

首先，自然要數到代表太平洋艦隊的尼米茲大將，他是挑選海爾賽擔任他的工作的。海爾賽一向是同尼米茲接近着，雖然他們遠隔重洋，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他們彼此都能知道對方如何處理一個已成定局的形勢的。

他的參謀部

然後就該提到尼米茲大將的參謀總長斯普魯安斯少將了。他同海爾賽是驅逐艦學校的老學友，他們同在有名的伊凡斯艦長受過訓練。還有那位艦隊航空司令奧夫斯第，他曾在航空母艦作戰部上擔任海爾賽大將作戰司令歷時二年。海爾賽自己的參謀總長白朗寧，也同他有着二年的歷史，而在轟炸馬歇爾羣島和掃蕩威克島和馬加斯島時就在他的身旁。尼米茲大將的作戰計劃司令麥克米克是第一次大戰時和海爾賽一起些的。

「你瞧，」奧夫斯第大佐說，「他的參謀部跟了他很長久的時間了。他們很接近着他。他們作

了真正的一隊——幾乎像個家庭。我們彼此都很知道，誰作什末工作都不成問題。當着我們討論事情的時候，一個軍官說我要做這件，另一個軍官說要做那件。海爾賽總是注意使着他的部下同他接近；舉例言之，他的旗艦指揮又施福，就是從班撒哥拉時代同他合作着的。

經過縝密的檢察，可以知道海爾賽大將在珍珠港以及現在發號施令的南太平洋的基地，其組織基礎是在他戰前任「航空母艦作戰軍」司令時奠定了的。因此海爾賽大將，得了尼米茲大將的助力，僅僅把他最初擔任艦旗司令那個時期所定的計劃，把範圍擴充一下就够了。

這便是你所以覺到在珍珠港最高司令部內誰也「願為海爾賽效死」的原因。至於說到下級軍官和登記入伍的人，——他們更願隨着他入地獄，因為他們喜歡他，認為他是最能知道日本鬼子的人。

陳納德將軍

統帥美國在華空軍的



陳納德將軍

前言

陳納德將軍這個名字，對於我們已是非常熟悉的了。他先在飛虎隊中任總指揮，現在還繼續在美國在華空軍中任指揮。沒有他，沒有飛虎隊。進一步說，沒有他，也沒有在華的美國空軍。

陳將軍是於一八九〇年生於美國台克撒斯州，他父親是一位棉業商人。他在魯易西安那州成長，在那裏的州立大學讀書。後來充任了七年的鄉村學校校長，當他在一九一七年入伍從軍，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小陳納德入伍的消息，不是在去年報紙上刊載過嗎？）在歐戰結束的時候，他已經成為空軍少尉，以後還繼續在空軍方面訓練着自己。

很早他就有着航空的革命意見——軍隊從飛機上降落，而以降落傘部隊使用輕野戰砲，但是對於這種意見只有三位蘇聯觀察家發生了興趣。他寫了一本關於另外一種革命戰術的教科書，他認為一對一的戰術過時了，應該兩個飛機一組，以兩倍的火力進攻敵人。

因為飛行聽覺發生了障礙，陳將軍於一九三七年退休，偕同他的夫人和八個孩子在魯易西安那州中居住。那時他的兩位少尉也退休了，前往中國擔任戰鬥駕駛員的訓練。

他們聽說中國需要一位美國的空軍顧問，便把陳納德向蔣委員長推薦了，他便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來到中國。他開始研究日本飛機，駕駛員和戰術的弱點，極力推薦中國大量地採用美國飛機。好容易美國飛機運到了，但是缺乏能够駕駛這「C」的人員。於是他便於一九四一年夏季過返華盛頓，得到美國政府的允許，組織志願空軍，結果一大隊願意冒險的青年前往投效，這便是飛虎隊的開端（他原以「虎形黨」為名，但是不久一殺人即以「飛虎」二字稱呼他們了。）

他們建立不少次的功勳，尤其一九四一年耶誕之日，把日本空軍幾乎打個片甲無存。飛機的來源不濟，他們的工作是艱苦的，但是每次總是保持着少數犧牲對多數機件的紀錄。這紀錄將永遠彪炳地存在中日戰史上而不朽。

陳納德的名字以空軍大佐地位列入退役軍官名冊裏已經五年之久，一九四二年四月間，又因為戰功而擢升准將，雖然是五十多歲的人，仍將以大無畏的精神繼續服務。飛虎的組織雖然消滅，陳納德的精神却要灌輸到飛虎隊繼承者——美國陸軍的空軍——每個人身上。

下文是合衆社隨軍記者艾斯克蘭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一篇關於陳納德將軍的播講，內中關於飛虎的生活，服務精神，以及陳將軍的戰術和勇敢和藹的為人，敘述極為詳盡。爰為譯出，以補略傳之不足。

譯者

陳納德的戰術

在華美國空軍的成就，應歸功於一個人——那便是陳納德准將。

他的飛虎隊第一次告訴世界，美國駕駛員和飛機可以給日本鬼子什末傷害。由於他對日本人的心理，戰術和飛機瞭解的非常清楚，他的所部乃能够在每次空戰中擊敗敵人。如果沒有他的領導和他對部眾的瞭解，世界上不一定會有機會看到飛虎隊所造成的輝煌戰果呢。

目前的在華美國空軍，就是履踐着飛虎隊所制定的偉大模範而前進。在華美駕駛員還是保持着自己損失一架打落日本飛機十架的紀錄——主要原因即在陳納德將軍的戰術仍然被遵守着。

被愛戴的領袖

今天一般人提起飛虎隊來，全有光臨緬緬，意味神祕的感覺。其實，飛虎隊員並不是什末了不起的英雄，他們不過是由三百位受過飛行和機器訓練的普通美國青年。但是他們有一個與其他類似組織不同之點，那便是他們都能愛他們的領袖——陳納德將軍。

如果沒有陳納德將軍擔任隊長，飛虎也許不待七月（一九四二年）四日的改組而分散了。

記者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聽到他們抱怨這個，不滿那個。我甚至聽到他們批評他們的軍官，但是我從來不會聽到他們說過陳將軍半個字。如果有人敢對陳將軍不敬，會一百隻拳頭一

齊伸了出來對付他的。

陳納德將軍爲什麼不能夠這樣地在飛虎隊中得人緣呢？如果你問他們爲什麼愛他們的「老頭子」，大部分的答案大概是：「怎末，就是因爲他是『老頭子』啊！」

這位創立飛虎隊瘦弱黑頭髮的小人物，他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他說話很少。在武裝同志的集會中，任何人都很難認得出他就是全隊的領袖。然而說起來他却是我所碰到的最偉大領袖了。記者在他們的華南司令部內一共住了六月之久，在那個時期我幾乎天天和陳納德將軍見面，因此得有機會可以給他畫個速寫。

單純直率的性格

他那最動人的性格便是鎮定的單純和直率。當我同他談話的時候，我永遠感到我對他有無限的愛慕，而並沒有半點的恐懼。你在他的面前，你立刻會感覺到，對着你的是一位毫不虛矜的大人物，你對他要說實話。

我第一次會見陳納德將軍，我覺得他的法國姓名和家世，以及他那瘦黑的形狀，充分表現他是一位活潑的法國人。但在幾秒鐘過去以後，我知道我的印象錯誤了。在這位法國化外表的後面，我發現了一位平穩穩從不作態的南方人。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手總得好好的。他的聲音穩健而深沉。

外表的速寫

陳納德將軍具有着鷹的相貌。他那直而不太突的上額髮接上一個方正的羅馬鼻子。他的口唇是薄的，他的下額很堅實有些鼓起。他那棕黃皮子般的皮膚生滿了皺紋。最特別的還是他那一雙刺人的黑眼睛。有時他的面上有着冷酷的表情。但是僅於一盪小的笑容就會使你忘却冷酷的激刺而轉去愛着他了。

我曾經聽到的惟一關於陳納德將軍的批評，就是說他的居心未免太狠。他願意讓朋友作任何事情。「老頭子有一颗黃金的心。」這是常從飛虎隊中聽到的話。

或者因為他的單純和直率使着飛虎們愛着這位小南方人。我曾經看到過觸犯飛虎規章粗大憤怒的士兵，帶着陰沉醜惡的面孔，準備「去向老頭子告訴。」但是在他們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他們忽然又像調皮的孩子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了。

在飛虎隊中是不給官家敬禮的。不過當着陳納德出來，士兵永遠起立，每個人都由衷地願意對他致敬。

很少聽到飛虎們說他們願為陳納德效死。這樣說法你也许覺得有些誇大過於感情化，實則不然，他們是要那樣敬。如果「老頭子」告訴他們直接飛向地獄，他們會照着他的話實行的。

陳納德將軍使着敵人多死，儘量保全自己弟兄們生命的戰術，是常被大家討論的。其實極為

簡單，一經道出，一個人會爽然若失地想：爲什末他不會考慮到這一點呢？

陳將軍戰術的奇

遵守這種戰術的人們今天還全活着，只有兩三個人因爲發生意外而死亡。駕駛員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光榮戰績之獲得和生命之無恙，應該歸功於陳將軍。如果他們不肯按照他的戰術應敵，那末在今天，我們不會僅只在飛虎根據地附近看到一打的美國健兒的墳墓了。

飛虎全是人的夢想，而由於陳納德將軍不斷的辛苦工作使之成爲現實，而幾年前被他召集來的少數的人，現在還緊緊依附着他。他們的工作是在無限的困難中進行。

陳納德將軍的人格浸入了全隊，尤要者則是他的領導精神的感召，使着每個人都能完成他的最大任務，於是有一個時期，報紙上競相刊載日本鬼分頭進攻全被陳納德及其美國青年打退的光輝的消息。

陳納德將軍對於士兵能够發揮勇氣寄予最大的期待，而他本人也分擔這種冒險。一次他的一位軍官對我指述陳納德將軍如何在某個場合之下，他的士兵全去尋覓藏身之處，他自己却站在他的崗位上毫未動搖。

大無畏精神的說明

我在飛虎空軍根據地的一個司令部草房子裏面，同陳納德將軍談話。我們的飛機在機場上飛的很高。這時警報發出了，但是我們不能回到日本鬼子之所在。

忽然，我們聽見了機聲。幾分鐘之後，他們開進來了。炸彈在機場上爆炸。建築搖搖欲墜。在半秒鐘以內，每個人全到外面壕溝裏躲避起來，我自己躺在地面上，覺得最後一分鐘到了。但是那一分鐘竟未到來，於是我向上看，陳納德將軍就在我的身邊，立在屋子的中心，很平靜地對着廣播機向着天空的飛虎發號施令。

這時一個一個的炸彈還是不斷地在機場上爆炸，陳納德也就時時地向着窗外觀察，判定日本鬼子之所在，然後告訴他的孩子們往那裏追尋敵人。由於老頭子上的勇敢，他們找到敵人了，看着半的鬼子始終未能返防。

最可紀念的一天

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正是飛虎隊成爲美國陸軍之一部的前幾天。一天下午我看到了陳納德將軍，他很疲倦，從早上五點鐘他就未停止工作。他坐在舒適椅上，腳放在凳子上面，閉着眼睛同我講話。

他對我講飛虎的歷史，彷彿我是他的孩子。我那會覺得飛虎就是他的一部分。他不願意讓他們走。

陳納德將軍

於是他微笑了。

「不過我的工作還未完結。」他說。「我所以組織飛虎隊，乃是想幫助中國對抗日本。現在我更將爲中美兩國服務了。我將重新做起，盡我的最大責任以造成摧毀日本空軍之目的。」

艾森豪威爾

歐洲戰場美軍司令

艾森豪威爾將軍

譯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號「生活雜誌」巴納特氏作



艾森豪威爾將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歐洲戰場指揮美軍的將領。他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任命為盟軍總司令，負責指揮盟軍在歐洲的作戰行動。他的領導才能和戰略眼光，為盟軍在歐洲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美國陸軍中的「神童」

歐洲戰場美軍司令艾森豪威爾中將，在美國今天已成為最紅的人物，大家都稱讚他是全體陸軍中才智過人的一位將領。差不多從離開西點陸軍大學那天起，他在前輩的眼中，就是將來可以擔當大任的少數英才之一。他在千薩斯州里文華茲砲台的統率與參謀學校畢業時，全班之中，獨佔鰲頭。現在艾森豪威爾已經五十二歲了，可是別人仍以神童目之，因為他的醫章上雖有三顆明星，在銓敘的官階上他依然是個中校。十九個月以前他獲領「上校銜」，後來因為功績卓越，在短短的時期內，連陞三級——一九四一年九月獲准將銜，本年三月領少將銜，七月又領中將銜。那時已經到了倫敦，擔任美軍中最重要最顯著的一方面戰事的指揮。

他最不愿意人家稱他為「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的潘興」，因為他總是直率地承認他自己以往全是紙上談兵。陸軍方面往往愛把軍官分類為各種不同的典型。艾森豪威爾一向被列為「智慧」型，所以許多年來都離不開辦公桌。今年春天他受命為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負責策劃美國在兩半球作戰的全盤戰略計劃。現在他有了機會——在現代陸軍中極少數將領所能享受的機會——來證明他自己的計劃，用他親自指揮下的部隊把他手訂的計劃變為戰術行動。

「歐洲戰場」的英文簡稱為E.T.O.。可是你若問起美國人是什麼意思，許多人都會答稱，那是指「艾森威爾基戰場」而言。然而這最使艾氏不高興的，因他費盡心思，努力祛除美國方面

以為美國人想單獨打勝的那種疑慮。不過他現在已不僅是陸軍的統帥，而是在歐洲戰場指揮美國陸海空三軍作戰的最高統帥，目的在以聯合的進攻搗毀希特勒的老巢。

艾森豪威爾中將在執行他現在的任務中，有五個主要的幫手。第一個是副總司令及歐洲戰場的地上部隊指揮官克拉克少將（按即這次指揮美軍在北非登陸的將領）。今年四十六歲，是美國陸軍中最年青的將領之一。北愛爾蘭美軍司令是哈爾特少將，冰島上的美軍司令是波恩斯蒂爾少將。指揮空軍的斯巴茲少將。此外還有一位專司供應艾森豪威爾戰區的里少將。

豪邁是他的特性

艾森豪威爾沒有一點軍官的惡習。他反對寫長篇大套言之無物的報告。他曾下令，無論是誰要想見他，祇消在他的門上敲一下，用不着傳達。他一看見有人在他的門口張望，立刻把門打開請他進來談話。他認為在戰爭期間，社會上的虛禮是一件不可寬恕的浪費；不過在他初到倫敦的幾天中，他却忠實地履行一個指揮官所應該履行的一切外交義務。但到後來，在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紀念日那天，有兩千六百位客人擁擠在美國大使館的門前想拜見他時，他却發誓說，在戰爭未結束以前，除了純粹軍事性質的約會外，他一概謝絕參加。

這位將軍處理公務的精力一開始就使英國的朋友們吃驚，尤其是當他開始在星期日早晨召集參謀聯絡會議的時候。現在他們除了對他這種苦幹的精神表示欽佩之外，無話可說。英國人最佩

歷他的豪爽：極這種人格是在英美兩國將領和參謀之間造成真正諒解的最大因素。他有話便說，決不隱藏，因此培養了一種互信空氣，使他的盟友也同樣對待他。英國情報部大臣布拉根曾說過，他很喜歡和艾森豪爾辦交涉，因為「他痛快地答稱『是』或『否』，而且有充分理由。」

大概艾氏性格的最大特徵是和藹可親，舉止豪邁。除了納粹和日本外，差不多什麼人都喜歡，而且他的情緒完全流露出來，一定會使對方發生同樣的反響。就是在嚴肅的談話中，艾森豪爾的神情也是生動活躍，從一個平板的人上找不到的。有一天，在一間極冷的辦公廳裏開完參謀聯席會議，有幾個英國陸海軍將領向他說「再見」，他送他們到廊子邊的走梯前竟跌了一下，高叫一聲：「夥計，好苦啊！」那將些領吃了一驚，可是這種不拘形跡的作風，他使英國人感到痛快，因為他們也頗尊重別個國民的特質。

身性和早年生活

以諳習美國攻古自詡的德國人，硬說艾森豪爾是日耳曼的血統。柏林廣播電台好幾次帶有譏諷訕笑的口氣批評說，一個日耳曼將領在統率美國海外的部隊。實際上艾森豪爾比英王喬治六世所有的日耳曼血統少得多了。原來在十七世紀初期，有幾個姓艾森豪厄爾的，因受宗教壓迫，從法國逃到瑞士。他們在瑞士盤伏了一個世紀，然後移住到美國。在路上，不知是什麼地方，艾森豪厄爾這個姓氏——德文意為「打铁的」——偶然在官方文檔上記載為艾森豪威爾。這個錯誤

艾森豪威爾

一直沿用到現在。

艾森豪威爾的祖先，在一七三〇年就遷居在賓西凡尼亞的約克州，住到一八八〇年後，移到佛羅里達州。同時有幾代人又接受了安格拉羅薩克遜和蘇格蘭及愛爾蘭的血統。

艾森豪威爾兩個哥哥和三個弟弟，都從事文職。他的母親現年八十二歲，依然健在。他們家裏沒有一個姊妹。長兄與小弟弟相差十四歲，昆仲間思想雖不盡同，由大哥到六弟，恰好思想上也正是從最保守到急進，但非常和睦。艾森豪威爾中將排行老三，他的思想也合乎中庸之道。雖然軍人是不管政治的，但據他的弟弟米爾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過他的思想是在進步的路線上的。」

在西點軍校的艾森豪威爾，雖不是怎樣出類拔萃的學生，可是頗為幹練，始終在他那一班保持前三名。在那四年中間，他的英文，歷史，數學成績最好，還有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水力學與蒸汽學方面極有造詣。在學校時他的足球踢得很有名，後來腿骨受重傷，接好後快要復原時，又因墜馬跌壞，以後再不敢踢足球或作劇烈的運動。中年他愛好舞劍和體操。體操使他的臂力大為增強，後來，他用一隻手可舉起他自己全身，把落三次，不覺吃力。三十七歲時他學會打高爾夫球，四十六歲時他學習飛機駕駛，並且得到飛機駕駛員的執照。

一九一五年艾森豪威爾初次入伍，在步兵第十九師服役，駐防桑多尼歐，在那裏不久愛上了一位美麗的黑髮姑娘，叫都德的。據說艾森豪威爾第一天會見都德小姐，就給她的母親打了十

五次長途電話，他們過了幾個月便結婚了。現在他的夫人正和他的海軍助手布樂爾夫入同住在一個華盛頓的公寓裏。如果和太太一同在倫敦，那是艾森豪威爾再歡喜沒有的事；可是他「不願意單獨享受他的士兵無權享受的特權。他們的兒子約翰剛剛讀滿西點軍校一年級，成績也是前一名，艾森豪威爾得到這種報告後，非常滿意，祇是後來，聽說約翰的品行分數列於全校第三百四十四位，稍覺遺憾。

坦克戰專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艾森豪威爾就表現了一種驚人的才識。當時照他自己的請求，派在陸軍第一個坦克軍團中服務，負責某地的坦克訓練工作。那時他纔二十八歲，已領中校銜，統率六千人。他這個單位很快就被認為全美組織最好的部隊。到戰爭完了時，艾森豪威爾獲得「優異勳章」，政府發表他的理由是「在組織、訓練及準備海外作戰之坦克軍團技術隊中，表現非凡之熱心，遠見，與顯著之行政才幹。」後來，他和坦克軍團相處四年，其間曾發明若干理論，在現在雖已視為正統，而在當時却是異說。當時大家對坦克的觀念，認為這不過是壕壘戰的一種畸形發展，作用僅僅在於輔助小部隊的步兵作戰而已。「所有這種思想的人，都陷入一種重大的錯誤。」艾森豪威爾早於二十二年前就在「步兵雜誌」這樣寫過：「坦克還是在孩提時代，而它已有的好機械上的偉大進步必然暗示着未來更偉大的發展。舊式坦克的笨重和蛇樣的爬形狀態，一定不

會繼續下去，我們必須預見到它將來成爲一種快速的、可靠的、有效的破壞性武器。

一般人以爲艾森豪威爾是一個坦克專家，他實際上却是一個「空軍通」。第一次戰爭開始時，他本來想請求加入空軍的，祇因他的母親反對，纔轉入坦克界展布長才。一九三〇年初麥克阿瑟將軍在華盛頓時，他曾充任將軍的參謀長，當時他曾輔助麥克阿瑟擬定空軍的統一指揮計劃。數年以後，他又在菲律賓充任麥克阿瑟的特別助手，親自負責組織菲律賓的空軍。他督修各地機場，特殊設備，並確定一切訓練方法。此外他又幫助麥克阿瑟擬定了防禦戰略計劃，這計劃到七年後在柯里灣多爾麥塞與巴丹半島抵抗日本軍隊的攻犯時，完全使用出來。

他在公餘之暇，博覽羣書，對於戰史尤感興趣。他幼時就嗜讀凱撒與亞歷山大遠征的故事，後來悉心研習克勞塞維茨的戰略理論及希特勒的戰略家霍斯豪威爾氏的地理政治學，他在研究古代戰爭中對於不會再度發生的那些個別作戰實況，並不十分關心，而特別重視那些足以影響統帥們作下重要決定的心理因素。他常說：「戰爭無非是一種人的戲劇。你儘管把所有的精銳的武器都拿到戰場上去，還是要有活生生的人去使用纔行。」

艾森豪威爾第一次運用他的軍事才能，是去年秋天在魯易斯安那的大演習。當時他充任克魯格爾第三軍的參謀長，協同指揮二十二萬戰勝「敵軍」的經過，是很動人而果斷的。克魯格爾與艾森豪爾在塵埃蔽天，大雨傾盆，山林水澤，各樣情況之下發揮了驚人的才智。他們在深夜中出動機械化大軍團渡過一條河。有一次大軍神速地佔領了「敵人」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城鎮。還有

一次，他們的降落傘部隊像雨點一般落在「敵軍」司令部。當演習終了時，艾森豪威爾就由上校升為准將。

奉命出征

在奉命擔任現在職務以前，艾森豪威爾原任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馬歇爾將軍爲了什麼因索召他到華盛頓擔任這個職務，以及後來爲什麼派他遠征重洋，至今對於艾森豪威爾都是一個謎。這兩個人以前概勿勿見過兩次面。依報界推想，這主要是由魯易斯安那次演習的成績。陸軍方面的入物，則認爲陸軍部多年就屬望於艾森豪威爾了。無論誰問到他這個問題，他總是聳一聳肩頭不作答覆，頂多說一句：「哦，我想一定有人告訴馬歇爾將軍我是一條硬漢罷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珍珠港事件後第五天，他接到調部的命令。他在華盛頓埋頭工作六個月，除了在今年春天作爲觀察員到英國去一趟外，直到奉派出征，都沒有在白天離開過一次辦公室。

在作戰課長任內，艾森豪威爾爲美國在全世界戰場作戰運籌帷幄發號指使。在重大的軍事決策上，除了馬歇爾將軍外，就是他訂。他的任務是決定美國的武力應調到什麼地方，如何防守，如何攻擊，如何動作。兩個半球上的所有美國將領都要從他那裏取得戰略指示。有一天，關於歐洲戰場的計劃開始完成，馬歇爾很簡捷地告訴艾森豪威爾說：「你要過去統率歐洲的師團。什麼時候能够出發？」艾森豪威爾吞了一口口水後說：「明天早晨。」

事實上他還要辦交代，過了幾天纔捱捱清楚。臨行前他在幾個月來工作中對他的上司所發生的深深的愛慕和敬佩，使他有些惜別之感。當他向馬歇爾將軍辭行時，他躊躇地說：「將軍，我還沒有感謝過你呢。」馬歇爾靜靜地注視了他一回兒，然後回答說：「用不着感謝我。你過去吧。把這任務達成，我們都要感謝你哩。」

他是六月十四日到達倫敦。一到後他首先發現英美兩國的軍隊，都因多布魯克的墜落而瀰漫着「一種敗北主義的情緒，像仲冬的濃霧一樣。他下了決心，在着手其他工作以前，必須肅清這種空氣。在他到後的第二天舉行第一次參謀會議時，他就定了一條法律。「悲觀主義與敗北主義都是不可容許的。」他宣佈說：「任何官兵如不能征服我們面前有目共睹的障礙與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求請離開這個戰場。如果他表現了這種態度，但自己不來請求，也終須回家去的。」

就任歐洲戰場美軍司令後，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任務是外交性質的。每星期都有成千成萬的美國軍隊開到英國港口，他要負責安排他們，不僅他是爲他們找營房或訓練場所，而且處處須與英國當局交涉。在實際上他簡直等於帶領大軍入侵三島，其規模之大在威廉大帝之上。他知道新到的美國兵會埋怨天氣、飲食、英國的弊病，英國人的評語，和其他一切新奇的事物，同時他必須見到久經戰場的英國兵會嫉視美國兵的高厚薪俸、漂亮的服裝、闊綽的舉止。他甚至想到美國的小夥子們會把英國兵的帽兒扭去，並會鄙視地提起英兵敗退的往事。

因此，艾森豪威爾與英國機關和紅十字會合作，製訂一種大規模的教育方案，美國兵一上岸

就向他實行。例如組織觀光團，把美國兵帶到各炸燬了的區域，去看英國怎樣忍受三年來戰爭的痛苦。特別挑選這些美國兵，分組訪問英國人的家庭去聚餐或吃菜，並勸他們隨身帶些巧克力糖之類的點心餽贈他們，藉以答謝自己消耗了人家的市民定量分配的食物。海外美軍的機關報「星條」在社論中不斷評述英國的英勇事蹟等題材。他的目的在於創造英美士兵間的「戰友」的情誼，在他的深謀遠慮之中，他已見到一種必要，就是利用大戰前夕的寂靜，放大魄力，造成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促進兩大國民間戰後的感情。

他一面處理這些問題，一面要組訓他的部隊，使之隨時可以作戰。在不列顛各處建造了許多營房，飛機場，訓練營。成千累萬的新兵要加以裝配，發與糧餉，鍛鍊體魄，以擔當當前的大任。他的軍隊不斷從英美軍官獲得了最新最進步的戰術技巧。這時艾森豪威爾就着手解決那前後的戰術問題了，即調遣船隻、大砲、飛機、人員，把他在華盛頓籌謀盡善的戰略計劃，變為鮮明的火線。

馳騁於北非戰場的

巴頓將軍

譯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號「生活雜誌」



在非洲，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中將坐下來給摩洛哥美軍司令巴頓少將寫信。

「親愛的喬治，阿爾及爾已經被我們佔領了兩天了。阿爾的防禦工事遭受沿岸海軍砲火摧毀之後投降了。打碎硬殼的工作操在你的手裏。你應該趕快把硬殼打碎。」

信末簽名「艾克。」

巴頓將軍的確很快的把硬殼打碎，雖然他所經過的困難比其他美軍司令都多。在卡薩布蘭卡攻勢開始四天之中，以那裏為根據地的，連同主力鑿金巴特在內的法國艦隊被毀滅了，卡城受到鉗形的攻勢，不能支持而被攻下。正待準備登陸的時候，巴頓把自己所乘的小艇擊沉，改坐一輛坦克車，親身率領軍隊，以狙擊隊和砲火作掩護而前進。當法軍投降的時期臨頭，巴頓就走到卡薩布蘭卡法軍司令密夏利上將的司令部，腰間配帶着兩支手槍，臂下夾着一挺手提機關槍。「我很抱歉，我們必須向你開火。」他說。

於是歷史伸出手來把「喬治」巴頓抱住，這是他早已預料到的。今天他在摩洛哥，帶着戰爭以來最大的護航艦隊平安地穿過德國的潛水艇網了。明天他可以把隆美爾驅逐出非洲以外。過了那天，他更可以領導武裝部隊攻入軸心領土。

好多年來巴頓就以命運的產兒自命。他知道有一天陸軍和國家會向他招手。當他在墨西哥充任中尉的時候，他曾獨手的捉住了一個危險的強盜，但他希望再作更大的事業。以後在法國，他成爲美軍坦克軍隊的第一人，以後作戰負了傷，但他認爲他的時期尚未到來。今天這位老英雄已

經準備了。實在，他的確準備的非常完善，在過去幾個月中他常常對人講，他願意向隆美爾建議作一番私人的決鬥。他這樣說：「我們把它作成中世紀武士一般的決鬥，雙方軍隊都可以到場觀戰。我坐在一輛坦克上面，我向他開槍，他也向我開槍。如果我打死他，我算是獲得勝利。如果他打死我——但是他不能噏！」

不幸的也是自然的，巴頓知道沒有一位德國將領肯作私人決鬥的。他不能使用他的拳頭或手槍，他必須使用他的軍隊，他的坦克，他的飛機，打擊他的敵人。現在巴頓認為德國人對他已經莫可如何了，他對於他的士兵和他的配備深具信心，他正確地知道他們每個人能作什麼。經過好多月的訓練他已經曉得他們每個人的脾氣和特點。在本甯堡的檢閱場上，在當易西安那的沼澤區域，在加羅林那的松楸林中，他同美國的青年，和美國的軍官一起工作。去年冬天，他把他的裝甲第一師帶往加里福尼亞的沙漠，他同他們在熱沙地上安紮營寨，學得了在一百二十度氣候之下如何生活和如何作戰。所以非洲的沙暴和夜寒，以及在沙漠中如何運用坦克，對於巴頓和他的部下並不新奇。這些事情他們早已訓練有素知之甚審了。

對於裝甲部隊的戰術，巴頓的體力是非常能够勝任的。不像許多的美軍將領，他的樣子看來比他實際五十七歲的年齡要小十年。他有六英尺多高，寬肩膀，窄臀，強有力的手和腿。目光閃閃刺人，在射擊上沒有一個下級軍官是他的對手。對於駕駛熱烈的坦克需要體力的工作，他具甚深的經驗，他很可能不飲不食不休息而繼續行走若干小時而自蒙。只要有機會，他還能玩很好

的馬球和手球，他的百碼賽跑的成績，便是新從西點陸大畢業的學生也不能打破。

喬治巴頓開始感覺到他要負起對付德國的責任了。多年以來他便是陸軍界最神祕的人物。關於他的奇異行徑，和有變化的深刻，已經成為陸軍界最標準的故事。和他同事的軍官對他不是崇拜，便是痛恨。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他是最漂亮的戰略家，和主張擴大空軍建立裝甲部隊的人物。

在去年，鑒於逐漸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於是對於上司比較恭順而有禮貌，不再像以前那樣自食暴躁了。甚至試驗把深刻除去，但是終於毫無結果。兩年前他是一位上校，接着升為准將，然後升為少將，在今年一月間他更被派為軍團司令。「當你成為軍團司令以後，你便很够光榮了。」他說。

在演習中

在去年的演習中，巴頓成為新聞記者興趣集中的人物，他是陸軍中最炫耀最了不起的裝甲第二師的指揮官。光亮的白藍星章嵌在車輛上面，第二師的人用最高速度駕駛着他們的車子，在風沙雨雪中風馳電掣，絕不要遮風玻璃。担任這樣一羣人的司令，巴頓總是一位有事實可描寫的人物。有時他的坦克車戰士發動一個驚人的側翼攻勢，粉碎了敵人從後面來的突襲。有時他們呼喊出正面的進擊。有時他們被平射砲「掃蕩」到最後一人。隨他們如何動作，總是一個奇觀。

軍將 顧巴

在這許多人的演習中，巴顧的個人技術也是很卓異的。他對於坦克軍的運用具有最穩妥的把握。他不相信一個司令能够在部隊後面指揮，特別是裝甲部隊的司令。在非洲，和在演習時候一樣，他永遠跑到最前鋒。軍士們有一個傳說，無論什麼地方發生了問題，幾分鐘之內那位「老將」必將出現。有時他是神奇地在頭頂上出現，乘坐着他的史汀生小型私人飛機（那架飛機大概他不曾帶往非洲去吧？）更有些時他是乘坐着私人坦克車前來（他有兩架坦克車，十有八九，是被他帶到非洲了。）在演習的當兒，敵人不斷地試着從兩個坦克車裏捉住這位將軍。但他們絕不是他的對手，當着他們把一輛捉住或是打翻了，却發現他在另一輛內。兩次他們的副官被俘虜了，但是兩次巴顧却脫險了。

巴顧對於坦克戰術瞭解的十分清楚。三十年來坦克車就是他最喜歡的遊戲和事業。此外他還精通普通軍事技術，他藏有很多的軍事書籍，他對於拿破崙，李格，格蘭特，腓得烈一世的兵法研究有素，且能隨時作大段的背誦。他曾經在陸軍高等學校讀過書，後來參加夏威夷的參謀部，麥爾優的司令官。他注視着德國陸軍的發展，能够認識他們的效能和力量。他曾經發出過警告，說法國是要遭受蹂躪的。

在演習的時候，他表演的最爲漂亮。本人就是一位馬隊老將。他一向使用馬隊單獨進攻的技術，便是他的「捉住他們的鼻子，踢他們尾巴」那句口號，也是從馬隊中產生出來。在一九三八年他曾使用過的一種老的技巧就是把掃帚細在幾匹馬的尾巴上，把尾巴向錯誤的方向。馬過處沙

塵飛揚，使着敵人懷疑整個的馬隊在向着那一方方向開來。在裝甲兵裏巴頓使用過相同而略加改變的技巧。在魯易西安那演習時的舍東烏港之戰役，他把幾輛貨車和坦克派遣到城市的北面，讓他們廣播虛偽的消息，並且讓少數的人假投降。這些假投降的俘虜對於城北裝甲兵的數目亦故作說報，於是敵人中計了，他們認為也許巴頓的軍隊在城北，實際他們的大部實力是在城南佈置着。

從索一次大戰說起

巴頓是歡喜戲劇的，所以他永遠希望他能有一個壯烈的死。歷史要給他一個日子，但是他想那日子一定很短，他預料他一定死在前綫，但並不是在司令部內或者後方被炸，而是坐在坦克車內衝向敵人的最堅固的防綫，把身軀搗成碎片。

他將戰死沙場的預感，不是自今日開始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中間的階段中（那時陸軍人物都不大相信會再發生戰爭了），他都有這種感覺。他常常把這種預感講給他的夫人，她最近也開始相信他的話了。自然這預感也許不會在今次沙漠戰爭中實現，但是巴頓的朋友都相信他的說話，這日子總有一天到來，而那日子是光榮的，不平凡的。

在法國，巴頓好幾次幾乎被殺死了。一九一七年以潘興將軍的副官資格被派往海外，後來受命在蘭格斯成立第一個美國坦克學校。為準備起見，他先去法國將班克訓練中心沙普勒作一短期觀察，然後又到巴黎的雷諾工廠參觀。他的確是美國坦克軍團中的第一個人物，這一頁歷史是

開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其後不久他就充任三〇四旅旅長，而那就是美軍惟一的坦克車旅。衝鋒陷陣，終致受傷，最後因功受賞，他得過最光榮的服役十字勳章。

美國一般人有一個理論，他們認為要成爲大將，必須是「西點」陸大出身，然後徐待上進的機會。不幸的是，許多事實都是如此。但是巴頓却看出冒險和出風頭的精神，在事業的進展上，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難。他也不曾因爲出身小康之家致使他不肯前進。認真說來，巴頓同他的夫人全是這樣相信，一位陸軍軍官的財富，如能够像他們那樣不過分奢侈而非常合理的用掉，對於他是有助益而絕無妨害的。

巴頓生於加里福尼亞州聖加布里爾。他父親的田莊上，自幼是一個壞的學生好的水手，他先入了巴薩敦納的日校，後來又升入威及尼亞的軍事學院（現任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的母校。）巴頓早期的冒險多半屬於海洋上的，他也曾在多次的划船駕駛上獲勝，不過航行並不是他唯一擅長的遊戲。在學校裏他是一位槳賽選手，一九一二年夏季他曾參加斯德哥爾摩世界運動會的五項運動。他那漂亮儀表，高雅的舉止，殷勤的態度，再加上他模樣精通的架子，使他成爲瑞典京城體育界興趣集中的人物。他似乎有着大量的時間，付末地方也去，付末人也看，最後並且晉謁國王。在決賽的前一天造成了打靶的世界新紀錄。體育專家認爲他可以不費力氣地獲得五項運動錦標，若是不因爲手槍射擊時一個偶然的意外，他也許能如一般之所期望。他在競走，游泳，比劍，馬術幾個項目中，不是名列第一便是第二。手槍射擊是最後一項，巴頓射了十個子彈，大概全中。

鵠的。但在評判員檢查靶桿的時候，却只見九個彈痕。由於他的日往的成績，瑞典人覺得他不會完全不能把子彈打在靶上，那尋不到的一粒子彈，也許正從紅心上旁的彈眼中透過，但是評判却硬判那粒子彈遺失了。

在「西點」陸大

一九〇四年他進了「西點」，巴頓比他的同班更能表現他自己，因此，他非常不受歡迎。他的運動能力和堅強自信（已經證明總有一天他會成爲一個戰士，）也不能幫助爭取同學的歡心。他的同班常常以「排馬者」加在他的頭上，這是一個「西點」的術語，是用於指專門剝削旁人以買好上司的同學的。

我們很可以想到，巴頓在「西點」的野心是要成一位足球健將，名列甲組，但是他失敗了。不過他獲得了隊長的位置，說來也是陸大在校學生的最高榮譽。爲爭取這一榮譽，他的確花了許多工夫，結果應該四年畢業，他却不得不多讀一年。他的同班們說，巴頓五年畢業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因爲他有優良的記憶力。他不去試着瞭解每一課程的講話，却去逐字逐句地記憶講話的要點。從入「西點」第一天起，巴頓便希望作成全班的「第一將軍」（在畢業之後儘先獲得升拔機會），結果也失敗了。現任夏威夷陸軍司令的伊蒙斯中將是一九〇九年級的第一將軍，另外傑奇，第佛斯也站在他的前面。傑奇現在裝甲兵團中仍然是他的上司。巴頓對於伊蒙斯和第佛斯是同儕

敬佩的。

在九一一年，離開了「西點」兩年之後，巴頓向愛雅小姐結婚。愛雅是波士頓的望族，多少世紀以來就支撐着那座有名的「美國毛織公司」。雙方家庭有着悠久的友誼關係，婚禮是在伯佛萊田莊教堂舉行，而巴頓的兩位女公子的婚禮後來也是在這同一地完成，她們一位是嫁給砲兵，一位是嫁給裝甲兵。巴頓「西點」屋伴著治將軍講述過在婚禮中聽到的故事，有一天，蓋治走到一間旅舍的休息室裏，他看到巴頓的父親在一隻椅子上坐着。「你知道我的混蛋兒子那一天做了什麼什末事嗎？」老巴頓關頭就問，「他們作起緊張的射擊練習，他竟爬在槍靶的下面。但是正在砲火熾盛的當兒，他突然站到槍靶的前面了。他說他要嘗試被槍擊的滋味呢。」

不久的幾年以後，巴頓便到了法國，果然有好多機會使他嘗到砲火滋味。但在他回到故國以後，完全治療了他的傷痕，仍然相信偉大的日子在等待着他們，很興奮的過着平時的軍人生活。不斷地在馬利蘭，威及尼亞，干薩斯，愛塞法塞斯，夏威夷，台克薩斯和華盛頓等地服役，並充任過魏天威爾斯親王（現在的溫沙公爵）的武官。巴頓對於那次職務上的旅行，已經大半遺忘了，只記得親王預備學習撲克。巴頓本人也是不嫻此道的，於是他便告訴親王撲克不是美國時髦的遊戲，美國的社交家是玩一種名為「克萊漢斯」的。於是從那時起，親王就常常向着他的主人提出願意「玩那最時髦的美國克萊漢斯」，致引起許多人的驚奇。

有一件事是確切不移的：就是不論巴頓走到那裏，總要引起騷動而發生一些事情。他的女兒

說，她記得有過那麼一次，她去看她的父親，發現他的臉上染着血，耳朵受了傷，顴牙齒被打到裏面去了。他是剛在教練索立丹堡守軍玩足球回來。

嚴厲的訓練

除掉這些偶然的閒情逸致的插曲，巴頓永遠能夠維持着嚴格的訓練，不論是什末軍隊，甚至是在和平的時候。為解釋嚴格訓練之必需，他常常藉助於一個經驗「多少世紀以前，」他說：「一小隊的天然戰士長成了，把怯懦的原始民族予以征服。但是士人數目很多，這羣懦夫也組織成軍而擊敗戰士，戰士只有另謀恢復光榮的辦法。不幸他們的人數不夠組成強大的軍隊，於是他們實行僱兵。但是這力量還是不夠，被僱的人時常逃走，最後他們找到解決的辦法，他們把背叛的人翻在一起，把他們的腦漿打落在地上。於是其餘被僱的人畏懼服從了，一舉而擊潰了那一羣懦夫。那些戰士，算是真正明瞭訓練的藝術呢。」

類似這種的故事是深為巴頓所愛的，因為他的幽默感是傾向於血跡斑斑的事物。另外他所樂於稱道的乃是關於一位黑人兵的故事，當他在干薩斯州的星萊堡作統帥時，那位黑人走到他的面前。他是被控向別人開槍。黑人說：「你看，先生，事情是這樣，我的這一位朋友，他的脾上生了毛病，他逢人便探問如何把毛病去掉。我就對他講：朋友，我可以除去你的痛苦。於是我讓他

睛上眼睛，然後我就開槍把他的大腿毆打掉了。」

而就是在這許多和平的時候的幾年中，巴頓寫成了兩卷的詩，他說，這些東西要等到他死後出版。這許多詩充滿了同他的故事一樣的生氣。它們全是關於荒島上的士兵生活，受了許多苦惱和痛楚，但是獲得了最後的光榮。

今天，在戰時，巴頓不得不把他的文字產量予以約束，而從事於更富有生氣的義務。他的文學努力幾乎完全限制在他經常對士兵的談話裏。當着樂隊演奏「裝甲兵的前進」（巴頓夫人作歌）時，他會突然地戲劇性地由講台上立起，士兵們全向前欠着身子，不知道這位「老將」今天要說些什麼。他很少使着他們失望，通常他的演詞總是牽涉到光榮，勇敢，和必須戰死沙場的決心。他最有名的警句是這樣記的：「當着你的手接觸到一堆血肉，你會想到在兩分鐘之前那就是你的好朋友的面孔嗎？」

他的家庭包含着他的夫人，兩位出嫁的女兒，現在「西點」攻讀的兒子。在家庭裏，巴頓雖然是一位卓越的軍事戰略家。但若以文藝創造天才而論，他絕不是太太的對手，她是一位歷史家兼小說家，在她出版的許多書籍中，一本是用法文寫成的關於夏威夷的傳說，另外是一本銷路很好的歷史小說，名曰「沙魚之血。」

向夏威夷駛去

結婚以後巴頓夫婦共同享受過不少新奇歷險的事情。或者最有趣的就是他們對於划艇有着共同的愛好。一次他們自己在華盛頓州故鄉的後院裏建造了一隻小游艇。另有一天他從一位從未駕駛過船隻到波多麥克河上的木匠學會了航海術。本着這樣得來的一點經驗，他買了一條四十幾尺長的半舊帆船，載上他的夫人和八歲的兒子，向着夏威夷張帆而去。在那裏的服役期間是兩年。雖然航海經驗很淺，他却平安地到達目的地了。不過在歸程中，他的船被暴風所捲縛，在中太平洋擱淺七天，船上除了一個風帆，並無防止意外的設備。

今天巴頓夫婦有一條空木鑿成的帆船，定名為「當着和如果」（意思就是說：當着或者如果我們有錢建造我們自己的船。）船是巴頓將軍幫助設計的，他們希望有人能夠駕駛着它周遊世界。「不過我們必須征服日本鬼子和日耳曼文人的允許罷，」巴頓這樣說了。同時「當着和如果」現在巴杜森的船塢裏停泊，他們現用的一條乃是有國際性設計的小帆船，常常由巴頓夫人自己划駛。

一九二六年將軍和他的夫人在麥塞諾塞斯州哈密爾敦城買了一座美麗的田莊。他們把那地旁作成短期休假的別墅，將軍前往北非以後，夫人就在那裏住着。那裏畜養他們從夏威夷和英國運來的馬匹，並且保存着因賽馬而得來的那千百根的轡勒。在這個田莊，當着將軍休假的時候，他可以隨意之所之而縱情於劇烈的運動，他可以同他夫人在早晨並轡賽馳，在下午他就要作馬球之戲，步槍飛射，或室內去擊球，——而對於這幾項運動他的精嫻實無人可與倫比。此外他還會打

擲，潛入深水捉魚。

貝·巴頓夫人對於這位將軍是極盡忍耐之能事，並且保持着好的脾氣，這是她多少年從經驗中得來的事實上她的名譽在社會上非常穩固，所以許多婦女團體全邀請她講演如何做軍官的太太。這些講詞的徵引，對於青年和沒經驗而希冀冒險和軍人結婚的少女們是非常有價值的。

「一位部長在事業上的成就，是要看他的太太給他的幫助多大，或者妨害爲何，這情形正如一位軍官一樣。在事業上她實際是同生活在一起，每天要見他的朋友和僚屬，她的名譽要隨着她的地位俱來，緊緊地依附住她，一直等待她死去。我知道有幾位很能幹的軍官，却完全因爲娶了毒狠的長舌婦而把前途毀滅了。」

他是在一九一〇年加入陸軍——那時正是承平之世。年長些的婦女對這種情形是瞭然的。在第一個孩子出世之前，我看到我丈夫的牀在前門轉動，像是準備隨着軍隊到墨西哥去。從那時以後我目送他三次出征。他統率軍隊作戰，受過嚴重的傷，由於特別英勇而得個淡章，我是屬於上一代的軍人婦女。她們常是這樣誘：「今天要快樂，誰知道明天又是一個什末日子？」

雖然將軍是最近才離開了祖國，但是兩年多來，巴頓夫人是很少看到的。事實上，巴頓的留名歷史也應該溯源到一九四〇年七月，那時他是華盛頓郊外麥爾堡的上校司令。德國的裝甲師團正在蹂躪着法國，便是最保守的美國軍官也感覺到坦克車的威力。顯然地美國陸軍也需要有裝甲軍隊，他們應該儘可能迅速地組織，裝配訓練。對於擔任這樣重大艱巨工作的入選，巴頓是一位

最適當的人了。三十年來他就從事於坦克戰術的究研和寫作。他知道德國人的方法，如果美國陸軍的軍官有足當「坦克專家」而無愧的，喬治巴頓當然是「一個了」。

充任坦克旅長之後，巴頓受命同裝甲第二師（史各德少將任師長）一起在本寧堡服役。當他到達之後，他發現一切全是茫無頭緒。士兵和軍官千百成羣向着本寧堡開來。坦克車全是舊的，急待修理。官僚習氣幾乎把裝甲兵窒息的喘不過氣來。

從茫無頭緒中巴頓幫忙建立秩序。士兵找到睡眠的地方，坦克車修理好，官僚習氣剷除。一次，由自己負責把急需的東西從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運來了。「新的供應的源泉」，他向華盛頓報告。在幾月之內裝甲第二師開始展開他的軍事訓練。一九四〇十月一日巴頓升任准將，二九四一年四月四日又升任少將，他很快地向上晉級。最後在四月十九日史各德調長裝甲第一師，巴頓就成第二師的統帥了。

裝甲兵的訓練

巴頓接事以後，還有許多困難的工作急待辦理。第二師必須施以在夏秋舉行的野外演習。最重要的問題要在本寧堡訓練防地解決。許多問題因為軍事聯絡力量不够，所以軍官們唯一交換意見的時間，就是大家集中餐桌上那一小會兒。

經過很長的嚴格訓練，在野外露宿，從各方面徵發物品，巴頓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務。常常地

他的工比軍官美士兵還辛苦。最後田納西六月演習之期到來，第二師已經準備完畢。他們一共有過十七個月任何作國軍隊未曾受過的緊張生活。後來他們在田納西，于薩斯，魯易西安那和南加羅林那過着進步的階段，於是那些士兵已經成爲陸軍中最強壯最無畏的一羣了。士兵都以能在第二師服役爲榮。軍官們也誇耀他們的工作。而士兵和軍官更能共同報告他們總司令的卓異成績。

第二次大戰臨到美國以後，巴頓又到得了一次的升遷，他被任爲第一第二兩個裝甲師的軍團總司令（在當時那是唯一配備完全的裝甲軍隊。）幾星期之後，他奉派前往加里福尼亞的印第歐，率領許多部隊，織組「沙漠訓練中心營。」在那裏，士兵們獲得比在非洲還熱的天氣之下生活和作戰的經驗。

第一批的坦克和士兵，約在四月一日到達沙漠。第一連的許多士兵，因爲在灼熱的太陽底下卸運裝備而暈倒。第一批達到之後，機械專家，食物專家和醫務人員隨着湧進。機械專家發現第幾輛汽油放射機不適用於可怕的沙漠氣候，食物專家和醫生發明中年人要減食，並且飯後需要休息。但是最重要的乃是他們發現，不論美國的人和機器，全能很快地適應沙漠的生活。

在沙漠中工作

巴頓絕不是羨尊處優過着舒適的生活。他在早晨五點鐘起床，爲要抵抗酷熱，他每必發謔食鹽餅和果子醬，而且依照軍事規矩，二天之內只准使用一加侖之水，飲和洗都在內。他對於軍官

和士兵間的親密絕對予以鼓勵，他們那種親密的友情在其他的陸軍很難發現，或者只有在空軍中存在。他們全穿着卡哦工作裝，一律銅盔，甚至表示階級的星紋也全卸去。士兵和軍官們共同感覺他們是在和灼熱沙漠同時作戰。

今天，其他的新的師旅正在魯易西安那演習，另有別一位將軍負責「沙漠訓練中心營」，讓新的軍隊學習如何在沙漠作戰。巴頓和在魯易西安那與加里福尼亞所統率之軍隊大部，已經開往海濱了。巴頓光榮的日子業已到來。

將軍一位最好的朋友說：「每一個戰爭總是要打到交手。所以要有一位司令的最大能力，表演也是很重要的，正如賽馬一樣。這裏存在着巴頓成名的理由。」

巴頓本人常常有一個關於作戰士兵的說法：「最初士兵作戰是爲了兩個理由：（一）對於司令官的英雄崇拜，（二）爭取光榮之欲望。」當巴頓說這話時，他不只想到爲什末士兵要爲他作戰（對於司令的英雄崇拜），並且想到爲什末他自己和他的領袖「操作戰英勇」（爭取光榮之欲望）。關於這個爭取光榮之欲望他更有現實的說法：「所有良好的士兵全有這種欲望。單憑愛國熱情是不够的。作一點英雄事業的欲望，可以驅使着他們前進以至於死。你可以同愛國志士共同防禦一個據點，但是你不能同他們一齊前進。我對防守是不感興趣的。我的戰爭格言是「前進」。爲證明他要實行他的說話，在摩洛哥戰爭的前夕，巴頓頒發了他的作戰命令：「我們要進攻到我們疲憊不堪的時候，然後我們還要繼續進攻。」

軍將特立杜

北非美空軍司令

杜立特將軍

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時代週刊」



杜立特將軍

杜立特將軍

杜立特將軍

杜立特將軍

法屬北非盟軍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在一次招待新聞記者席上，忽然被一封電報打斷了他的話鋒。將軍對那電訊瞥了一下，然後嘆着說：「是吉姆，杜立特來的。」

電報內稱，進攻北非的美國空軍司令杜立特准將，已經到達了駐防地點。並且說，他是用一種他可以認可的方式到達的。他剛剛作了一次航行。

在地中海面四千英尺的高空，有四架德國戰鬥機進擊杜立特將軍的飛行堡壘。不願意把杜立特將軍的隨員置之於危險的陣地，駕駛員沙莫斯就把飛機俯向海面衝下。在離海面五十英尺的時候，機身突然升起，向着岸上飛駛。五十米厘口徑子彈從頂機射傷了兩架德國戰鬥機。另外兩架前進攻擊，飛行堡壘的副司令肩部中彈，撲跌到地板上面。吉姆、杜立特把卡嘍軟便糞拋下他的笨頂，爬上副機師的坐位。炮手又把另外德機兩架驅走以後，飛行堡壘才得脫離苦難，繼續向目的地飛行。

這個插曲的驚人特點，乃是當着飛行堡壘被攻擊的時候，杜立特將軍不會擔任它自己的飛機駕駛員，他的一位在倫敦的老同學，聽到在杜立特將軍駕駛飛機以前受了傷，特地開玩笑地說道，我怕還是吉姆把那孩子打死了，他自己要表演一番吧。」

杜立特將軍

參加上次世界大戰種類最爲不同的飛行隊伍，同着吉姆·杜立特開到北非去了。他自己的空軍第十二大隊（他們是在美國組織訓練的）運送一營美國的傘兵，經過一千五百英里的空航，由英國飛到阿爾（以前的陸落兵的遠征紀錄，乃是德國飛機從南索斯到挪威的三百二十五英里。）英國的飛行員駕駛着英國噴火式飛機，從英國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維琪陣營和機場，他們又在阿爾及利亞碰到幾架法國都華太式戰鬥機在阿爾巴克爾式的魚雷轟炸機上的英國軍艦空軍駕駛員，也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

在卡薩布蘭卡，美國海軍飛機俯衝轟炸了港口和沿海陣地，並與法機空戰。皇家空軍戰鬥機和轟炸機配合英軍第一軍，在突尼西亞境內協助美軍作戰。一週以來，英美兩國的飛機在突尼西亞港降落軍隊，炸毀了德國的堅固據點。

杜立特將軍所部每一飛行員的光榮戰績，都有案可稽。一次同法軍的小接觸，損失了兩架噴火式飛機（一位飛行員被救了，）擊落了三架都華太式戰鬥機。第恩中校在阿爾及爾的西第伯拉比機場附近，炸壞了法國坦克車五輛。泰勒上尉進擊阿爾附近的砲兵要塞，他的飛機中了兩彈，但是炸中了一輛坦克。

他們也常犯錯誤。一架飛機轟炸阿爾及爾的機場，實際上機場司令已有默契，這樣一個誤會，又費了三個鐘頭的唇舌，並且調遣了許多停泊海外的航空母艦上的飛機，機場才完全投降。有幾個運輸機和轟炸機駕駛員迷路了，在西屬摩洛哥降落，結果全遭拘囚。

但就大體說來，以英美的海軍，皇家空軍和美國的陸軍的空軍隊，全能緊密合作，且由於陸軍與雙方交涉之結果，他們准時到達阿爾及爾法屬摩洛哥之飛機場，一位二十一歲的上尉曾經說道：這裏勝過任何一部的好萊塢影片。現在我們準備給德人以義大利製造地獄，提美少校在阿爾及利亞戰事初起幾天之後說道：「這還不是一個真的測驗。未來的日子倒是我們應該密切注視。」

三

雖然如此，甚至在突尼西亞被佔以前的最初幾天，吉姆·杜立特和他的參謀部的確十分艱苦。他初步的工作是重要的：如分派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於非洲西北部生疏的飛機場上，使它們立即發生作用，同時還要對於機噐，燃料，裝置，飛機的替換，以及整個遠征空軍的全部或一部的人事物資的配備，都要有所安排。由於殖民地法國戰前的空軍擴展，已經用不着多建築什麼飛機場了，單以阿爾及利亞和法屬摩洛哥兩地而論，就有二百個已經登載的空港，有的近達海濱，有的遠在內地。突尼西亞機場也有二十幾個。

如果實際佔領是陸海軍的初步工作，那麼地中海戰略目的佔領的全部實現，還要仰賴廣大的空軍努力。因為北非之於「杜立特公司」不僅是一塊廣大的土地，乃是一串接連海岸綫的飛機場，此等機場之價值：第一，它們包圍着地中海的大部，第二，它們站在通達南歐的海空要路之衝。但是單憑這些機場或者在機場上的任何數量的飛機，並不足以作盟國取得地中海和通達歐洲

道路的最後控制權。便是距離馬爾他僅有二百六十英里和距離西西里僅有二百五十英里的突尼西亞海空中心的比塞大港，被盟軍實行佔領了，還不能算是確切控制了南地中海。如果隆美爾被擊潰了，全部北非落入盟軍之手，他們所必須擴展的乃是建設對於軸心發號施令的據點。

只要軸心一日保有西西里和撒丁島，並且還有足用的飛機能够在它的多數飛機場上行動，則盟軍之對抗一日不能放棄，而雙方的損失却是不能估計的。吉姆、杜立特的飛行隊和皇家空軍，必須一面防守，一面不放棄進攻。區域要包含阿爾，阿爾及爾，比塞大等處的海軍根據地和停泊港，以及沿着整個海岸的盟軍據點。對於地中海本身，他們有一個絕對的優勢：就是沿海面之空身，向東方行駛的護航隊可以得到實際上為根據的戰鬥機之保護了。

憑藉着以北非為出發點的短程進攻，盟國空軍所以使着西西里撒丁島科西嘉以及南歐沿海成為法國飛機不能安居的巢穴，不過這進攻也許不能夠使軸心根據地中立化，更談不到摧毀它們。只有一件事，將要給盟軍以絕對統治權：那就是佔領西西里撒丁島和在馬爾他與突尼西亞中間的義屬更小的但是地位重要的班特勒里亞島。

已經獲得的根據地，使英美空軍對於解救馬爾他的危機盡到很大的責任。他們可以給予隆美爾後方義大利不斷地轟炸，以履行上週邱吉爾首相的諾言。他們可以在法國南部打穿納粹。他們可以嚴重的一擊。他們可以嚴重觀察士倫法艦之行動（按該處法艦已於十一月底自動擊沉）他們可以困擾（如果不是阻止的話）任何經西班牙進入直布羅陀和其他西國沿地中海口的行動。如果

佛郎哥還游移於他的中立態度，他們更可以配合着陸上軍隊開進西屬摩洛哥。總而言之，由於盟軍在北非，在不列顛，在蘇聯的努力，納粹的每尺領土，都有從天空上遭受襲擊的可能。

吉姆、杜立特正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呢。

杜立特是在四十年前生於加里福尼亞州之阿拉麥達。但是他却在阿拉斯加的諾姆初顯身手，那裏是他親想發掘金鑽而未經成功的地方。雖然他現在有五英尺五寸的瘦高體軀，但在當時，吉姆確是學校中最年輕的孩子，對於年長些的還要逢迎趨侍。在專門學校（洛杉磯工業學校）和大學（加州大學附屬探鑽學校）裏，他以好勇鬥狠著聞，保持着重量級和中量拳擊冠軍。

一九一七年十月，他知道他要在那一方面試身手了。他開始加入陸軍飛行隊，最初是以入伍學生而在信隊號裏服務，後來又獲得少尉銜而擔任教官。也是在一九一七年，他同約瑟芬、丹尼爾結了婚，對於杜將軍在第二次大戰中的豐功偉業，這位賢慧的夫人是有着很大的助力的。不過二十五年的結婚生活，已經使他的頭髮變成花白顏色了。

五

在他孜孜不倦學習飛行的這個階段，吉姆、杜立特以瘦弱，善跑，射擊名手而爲人多所稱道，他似乎是一個專家，除了學習飛行以外，別無他事。不過這種幻想不大普遍地在他航空同學中存在。許多學友認爲他是天空中的最優良的駕駛。他們料定他能够用一架飛機作出美麗的事來。

杜立特將軍

但同時他們也知道，他是一位刻苦，天才很高，對氣體力學等很有研究，還有麥基耶塞斯工業學院（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他在那裏讀書）的科學博士學位，而且以研究航空負盛譽。杜立特顯赫的故事已經從那時萌芽，而成爲今日關於他的英雄傳上之一部。

一九二二年他以上尉資格在正規陸軍中服役，因爲他想作一個由傑克遜威爾到聖第阿各橫越大陸的飛行（那是當時的一個偉大計劃）在夜間他毀壞了一架C-1式機，同事的官佐看他懸掛在一個支柱上，嗚咽不已。引擎停止了嗎？沒有。是建造上的毛病嗎？不是。那末爲什末降落下來呢？「倒斃！那全怪我那可憐的駕駛技術啦！」吉姆，杜立特終以二十小時十九分的時間造出傑克遜威爾和聖第阿各間的飛行紀錄（以前的紀錄從未少過二十四小時的。）又後，他更打破了許多紀錄。有一次，爲美國開闢新航線，他同他的夫人駕駛着一架洛佛希德運貨機，由紐約騰空穿經雲霧雨雪，結果以十一時五十九分的紀錄到達了聖第阿各（比前一次運貨機的紀錄縮短了四分鐘。）「倒斃，可憐的駕駛技術！」杜立特說，他把飛行的成績完全歸在自己「手法」上了。

一九二六年，寇提斯，本特公司特邀杜立特去智利客串表演他們的出廠飛機，和德國駕駛員作個較量。一天夜裏，在一個宴會席上，杜立特稍微吃多了一些威士忌酒，在兩層樓高的凸出的機架上「拿大頂」。窗架搖搖欲墜。他羞於叫援，他跌在便道上。結果，雙腿跌壞了。一位德國飛行員堅持按照預定日程作飛行表演，杜立特的腳跟在橡皮托上，在空中追逐德國飛機，後來在飛機中支着拐杖，單獨飛行越過安第斯山的高峯，到達了布伊諾斯艾利斯城。

已故德國空中偉大人物烏代特在巴法羅城舉行三架德國飛機展覽會，杜立特偶然向烏代特請示允他駕駛一架試之。烏代特注視着杜立特在天空中迅利地兜圈子，用手抱着頭悲哀地說：「我的上賓，我這架可憐飛機！」

在未開戰以前，他在陸軍中仍然保留着中尉的頭銜，直到一九三〇年才提出辭職。加入美陸油公司服務。在聖路易城他駕着一隻特爾凡萊爾式飛機，僅僅從空港駛出一百英尺就丟失了。轉翼。杜立特把受傷的飛機笨拙搖擺到離地三百英尺，它就掉下來。他的降落傘落到離地十英尺把他投擲下來。於是他繞了幾個圈子，仔細地注視這地面，「我在找尋我那展開了的降落傘。」他解釋說。他的小孩子小吉姆，那時剛剛十歲，指着那個破壞了的飛機與他爸爸說：「是我們三個很大的損失吧，爸爸！」

「幾乎是我所有的東西了。」老吉姆回答。平靜地爬上一堆殘餘零件。

整個的家（母親同兩個兒子）受了杜立特的影響，都能够表現堅定的自制。當着小吉姆還差十幾歲的時候，他就學會了他父親的那一套。在準備參加一個聖路易城講義禮節的跳舞會之前，老吉姆警告他不要把手放在口袋以內。小吉姆回家來的時候，面上帶有一種犯了罪的神情。一句話也沒說。老吉姆就把他拖到臥室，痛打了他一頓。打完了小吉姆說道：「爸爸，真倒霉，不過跳舞直到星期六才舉行呢！」

老吉姆永遠以未能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恥（實際這是不應當的）。去年小吉姆也進了陸軍。

杜立特將軍

的航空隊服務，老吉姆最後的恐懼，是他兒子要做一番比他更大的事業。在他重新服役之後，成了少校，但祇處理文書。兒子入伍了，替他披上陸軍鷹翅徽章。心裏充滿着興奮的情緒，所以在那位新人物敬禮的時候，他竟忘了還禮。最後茫然地走開，說道：「我感覺有些兒落伍。」

杜立特上尉頗以新地位自負，向一位老軍曹亂說亂叫。軍曹敬了個禮，喊道：「先生，希望你允許我講一句話，我同你父親在一起服過務，他是多末溫和的君子。」杜立特上尉後來把這一件的事報告給他父親，問道：「爸爸，真倒碇，你叫我怎末說呢？」

「用不着說什末。」老杜立特說，「你說的已經很多了。」
最後根據報告，杜立特第二到了喀里多尼亞。他現在也許在所羅門羣島。杜立特第三（那十九歲的約翰）現在正在陸大讀書。

去年杜立特作了一件偉大的工作，促使汽車業生產飛機和引擎，今年二月十日一位空軍朋友說道：「吉姆的褲腳裏鑽進了蚊子，我們不能使他安定住。」

四月間大家聽到東京被轟炸的消息。但是直等到五個星期以後，羅斯福總統對於十六日空軍人員舉行授勳禮，才知道杜立特將軍計劃並且領導對日本的轟炸。

後記

美國開國以來名將甚多，本書並沒有一一加以稱述的意思；本書的範圍只限於這次世界戰爭中，兩洋作戰的陸海空軍將領，以及華府軍事首腦部參加決策的主要人物。但是材料的獲得，當此交通阻塞的時候，並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本書內容只有十篇。俟將來獲得材料，在再版時加入。

文字體裁每篇並不一律，所以不能算作嚴格的傳記。作者對於文字的着眼點也不相同，但大體注重每一名將的治軍與作戰。所以題曰「美國名將剪影」。

至於戰爭還在進行，職銜容有更動，如艾森豪威爾，前為歐洲戰場司令，現統帥北非盟軍，本書只從發稿時情況，不能一一加以改正。

本書原稿多半由美國新聞處借閱，並此致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美國名將剪影全一冊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發行人 孫 伏 園

編譯者 中外出版社編譯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廠址 南岸馬鞍山三十一號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三二五號

1000022



BC

37.125.2